

枕琴廳長教正

許有成謹贈



無錫許有成纂述

孫子與現代

魯滌平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452B



自題拔劍起舞圖

調寄滿江紅

怒氣冲霄拔劍起
背睡迸裂望關山連天烽火
欵欵不輟敵愾同仇舉國憤男兒奮志濟時
急最光榮馬革裹屍還莫悲切 往前恥
正待雪今日恨再難抑提青萍搗破東瀛
巢穴壯志飢吞倭虜肉笑譚渴飲及笈兒血要
從頭恢復舊山河計先決

辛未十月梁溪友漁



孫子與現代序

吾中華決古國諸子百家學術
尉盛其在兵家則有太公之六韜黃石
公之三略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
衛公問對為最著而精粹博洽首推
孫子十三篇蓋其計篇論修主德任
賢才明法令計於廟堂必先時地利人
和得算多然後兵可用也作戰篇論

用兵貴乎神速久則鈍兵挫銳國用
不足也謀攻篇論知己知彼以伐謀伐
交爭至利於天下形篇論修道保法
能操勝敗之政勢篇論奇正虛實
之妙用虛實篇論以先後勢佚為
制勝之方軍爭篇論先制之利九
變篇論為將應知權變之通行軍
篇論行軍應審地形察敵情以定

進止地形篇論地形為用兵之料敵
者勝乃為將之位而賞四刑為兵心所繫
亦不可忽九地篇論各種地形之安屈
伸之利人情之理善用之乃能成事火
攻篇論以火佐攻不得已用之明君慎之
良將誓之用間篇論明君賢將動而
勝人成功出眾在於先知五間之用神妙
莫測統觀各篇不惟詳示作戰之妙用

即凡用人行政財政外交之道間接與作戰有關係者亦莫不參劃周詳是可知孫子學術不僅擅長軍事特其著書就軍事立說其熟業以軍事著者耳

抑或者曰孫武子為我國著名兵家信矣然春秋至今已二千五百餘年軍事隨時代而進步軍器之革新與軍制之變異莫可究詰孫子兵法未見其能適用

於現代也余曰唯。否。夫軍器軍制者形質也隨時代而變者也而修德位賢節用愛人料敵審勝者原理也亘亘尋古而不變者也我國兵書大都闡述用兵原理故歷來學者引證注釋代不乏人而於孫子尤見其多可以知是書之價值矣

無錫許有成先生好治古兵書近編

孫子與現代以現代用兵法則並我國
與列國形勢及史蹟詮釋孫子學理
融通明顯詢稱傑作書成示余並乞
一言為序余每見現代軍人咸研究列
強軍學奉為科律轉視我國古代
軍學如敝屣罕有措意者夫列強軍
學為時代所需要固應致力而國粹所
繫之古代軍學為養成高尚將才者

六備五修融會以質深造許君之編
是書其裨益豈有涯涘哉爰序數語
以誌之

中華民國廿一年五月

方策



毋忘一二八

誓雪國耻

東北不保

中原無寧日

領土主權

亟起收復

熟諳此書

可成強國

孫子與現代

自序

語曰：「兵凶戰危，不得已而用之。」然不素備於平時，而姑試之於有事之日，吾不知其可也。故「事豫則立，有備無患。」古有明訓，夫人而知之矣。今日日乎？非強鄰壓境，國難臨頭，中國危急存亡間不容髮之秋乎？以彼三島倭寇，不顧國際信義，挾其海陸空軍之暴力，肆意侵略，其故何哉？揆厥原因，實以吾國不以整軍經武自強爲計，而軍人又強半勇於內戰，怯於外禦；己之不振，於人何尤？

東北各省，早已拱手讓人；上海血戰月餘，以援絕而却退；停戰之協定方訂，榆關之風雲又急，危如今日，可爲極矣！若再不謀國是，吾四百兆羲黃遺胄，寧有
| 瞧類？雖然，吾國軍隊，號稱數百萬，軍費年估歲出百分之七十以上，奈何外寇入

境，一至於束手無策^之若是乎？曰：糟粕古學，兵法失傳，平日不以兵凶戰危爲戒，不知講武修政故耳！詩曰：『王赫斯怒，爰振其旅；』孔子曰：『我戰則克；』此皆聖人之所以教人者也。故吾以爲欲救危局，除準備實力外，提倡古學，亦不可稍緩也。

吾國治兵之學，如太公之六韜，黃石公之三略，及孫子、吳子、司馬法等，皆爲講究兵家之權謀，尙禮義，明教訓，歷來奉爲圭臬者也。第自歐風東來，一般學者，喜新厭故，對於吾國固有之學術，莫不棄之如遺；卽手握兵符者，對以上諸書，亦均束諸高閣而不一瞬，此吾國近百年來文化被侵之明證也。余不禁爲吾國之學術悲，而更爲吾國之前途危矣！

余非故步自封，排斥西洋學術；惟以吾國精粹博洽之兵法，實爲折衝樽俎根本之學。盡人所當精研者也。至於歐美傳入之戰爭法，乃疆場決戰之術，實卽吾國古

之陣法也。夫戰術雖熟練，設不知用兵之法，則猶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安能操必勝之算乎？故吾以爲戰術固不可以不精，而兵法更不可以不熟，二者須相輔並行耳。

余涉獵羣書，尤酷嗜孫子。孫子上謀而後攻，修道而保法，無論古今中外用兵之道，要皆不能越出其範圍者也。其論將也，則智、信、仁、勇、嚴，與孔子合。他若戰守、攻圍之道，批亢、擣虛之術，山林、險阻之勢，料敵、用間之謀，靡不畢具。其言約而精，近而遠，韜鈴機略，孰能過之？即歷代諸家所註，或本隱以之顯，或由粗而識細，或援史而證之以事，或因言而實之以人，初學者讀之，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必致無所適從。余去冬偶檢行篋，得五年前所註孫子十三篇稿本，雖不敢言闡明孫子之學理，但逐句註以白話，即稍明文義者，皆能閱覽，似覺可爲研究兵法之入門。

余憶註此書時，有客笑謂余曰：「甚矣！子之迂也！時之今日，軍制、軍器、均已革新，刀槍弧矢，進而爲火器藥彈；步戰、車戰、騎戰，進而爲陸戰、海戰、空戰；再進而鋼車、鐵艦、潛艇、毒瓦，爲科學戰矣。孫子一書，信爲吾國兵法之祖，惟春秋迄今，已二千五百餘年，子欲治此以求進身，其能使世界之軍制、軍器，悉以復古乎？」余聞之笑曰：「人之治學也，乃由各人之興趣所向而定，著書而希求進身，已失學者之本分；且竊師贖武，兵之所戒，吾子之言，無乃非知我者矣！卽如吾子所云孫子不合當世之用，亦未免知一不知其二。從刀槍弧矢步騎之歸，進而爲火器藥彈海空之戰，此乃軍械、軍制之改革，在戰術上當有變更，與用兵之原理，及運謀之策略，固無絲毫可以相左者。如計篇開宗明義第一句，卽言「兵者國之大事；」又言「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而以廟算之多少決勝負，是重於計謀之勝，不重於戰爭之勝也。作戰篇論用兵貴速不貴久，而以知兵之將，

爲國家安危之主，是戒後世不可輕於用兵也。謀攻篇以全爲上，以破爲次；以伐謀爲上，以伐交伐兵爲次，以攻城爲下；論「知彼知己，」作後世用兵之楷模，是教人先操勝算，而後可以求戰也。至於形篇之論攻守，勢篇之論奇正，虛實篇之論衆寡之用，軍爭篇之論趨避之法，九變篇之論利害之道，行軍篇之論處軍與相敵，地形篇之論取舍與進退，九地篇之論生死與險易，以及火攻篇之主速，用間篇之主密，何一非用兵之要道，兵家應知之要略，孰謂不合於當世之用乎？況余之註是書也，欲使國人不忘吾國固有之國粹，以引起國人研究古學爲宗旨也。昔人謂「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吾以爲「十三篇孫子，可以強中國。」若謂著書以求進身，吾子誠非知我者矣！」客聞言，唯唯而退。

余既於行篋中檢得是稿，校閱一過，覺孫子之學說，誠有闡發上下古今之妙，非但爲治兵之要術，而亦立國之大經也。彼虜今雖橫暴，孫子於各篇中，已暗定詞

勝之策，又於各篇示我以取勝之道。於是余又詳加考訂，察我國現時與世界之關係，並證以往古之史實，參以諸子百家之學理，將敵之所以忌而必敗者，我之所可恃而必勝者，及應攻應守者，應趨應避者，用奇用正，變虛變實，一一指出，俾作臨陣之助，標其眉曰孫子與現代。至其神機玄奧，亦舉一隅，得讀者之索解，用者之機變，則奇妙無窮矣。

吾人當知敵之侵我國土，非一朝一夕之謀也，閱田中義一之奏摺，本莊繁之建議，可以知矣。以我之疏於國防者，禦彼數十年處心積慮之強寇，其安足恃？吾以爲除軍備急謀充實外，人才之準備，亦不容稍緩也。曷爲人才準備，即使國人從事研究兵法，以造成如孫吳等之將才而爲國用也。否則雖集全國善戰之士於疆場，欲爭勝於鎗礮白刃之間，血肉之軀，何堪一搏？

吾國當局，曾以岳武穆諸葛武侯自擬。信矣！處今日而無武穆之精忠報國，武

侯之鞠躬盡瘁，決無雪恥之日矣！不寧維是，更進而造成無量數之武穆武侯，用不屈不撓之精神，與彼虜周旋，痛飲東瀛，其可必矣！然欲造成無量數之武穆武侯，當自何始？其惟使國人研究兵法耳。昔武穆之所以爲武穆者，非從「自幼好讀兵法」有以成之乎？武侯高臥隆中，非「熟讀孫吳兵書，以管樂自比」乎？是以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養成人才，爲國效命，實爲最要之急務！

然余之輯是書也，初無是意，徒供紙上談兵。藉以誌余個人讀孫子之心得，故迄今未付梨棗。今也，強寇日偪，禍患日深，正可出而問世，用以造成高尙之將才，作打倒帝國主義者之工具，此余急欲刊印是書之本旨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九日梁溪友漁許有成序於杭垣

孫子與現代 自序

孫子與現代

凡例

一、本書將孫子原文，逐句詳細解釋，並下以精確之理論，使讀者知孫子之學說，與現代用兵，有密切之關係。

一、作者著本書時，參考書搜羅至二十餘種之多。書中每證以歷代軍事上勝敗之事實及原因；並參以諸子百家之學理，使讀者知勝敗之道，不在將之勇怯，兵之衆寡，全在謀之善不善。

一、本書出版，適值國難最危急之時，所以關於禦敵之計畫，及彼我勝敗之理，多有列入，可作禦敵時臨陣之助。

一、本書可供全國中等學校以上學生受軍事教育時作為軍事教本之用，文字力求簡

要詳明，初中以上學生，即可閱讀。

一、前人對於孫子十三篇不能打破之疑團，本書一一揭穿之，爲研究兵法者不可不讀之書，而於現代尤甚。讀者倘能加意精研，自能索解玄機，爲國宣力。

一、戰術雖有今昔之不同，而兵法則無所謂古今。本書對於現代用兵之要略，行軍之要道，治軍之要義，莫不詳細說明，打破古書不合今用之謬見。

一、本書之立意，重在謀略之深遠，未戰先勝；痛斥不謀而合，戰而求勝；軍人讀之，可以知戒。

一、本書將孫子寓「非戰主義於兵法中」之宗旨，多所指出。主張救國救民之公戰，反對禍國殃民之私鬪，立意公正，非但爲後世好兵作亂者之當頭捧喝，且爲現代立國安邦之要策。

一、熟讀本書，不但可以折衝繡俎，操勝算於疆場；卽對於一切交涉，上自國際，

下至個人，皆可立於不敗之地。

一、本書末附答客問一卷，以補十三篇所論之末^末盡。

孫子與現代

凡例



孫子與現代目錄

作者拔劍起舞圖

自題拔劍起舞舞圖 調寄滿江紅

方序

自序

凡例

孫子本傳節錄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計篇第一

作戰篇第二

謀攻地第三

形篇第四

勢篇第五

虛實篇第六

軍爭篇第七

九變篇第八

行軍篇第九

地形篇第十

九地篇第十一

火攻篇第十二

用間篇第十三

答客問

孫子與現代
目錄



孫子本傳

節錄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闔閭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王養士，盡其策，謀其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楚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孫子本齊人後奔吳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鑑辨，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

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柝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

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

鑽！

鈇斧也
鑽鐵槌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

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

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

，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

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

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

，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六與潛二邑。……六年，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以歸，爲質。……九年，吳師遂入郢，遂昭王，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而還。……十年，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蔞若。若字當作都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彈琴

友漁

鍾期不遇歎無緣，古調獨彈只自憐；
誰識高山流水意，幽情漫託七條弦。

孫子與現代

計篇第一

用兵的道理，第一在計。所以管子道：『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什麼是計？就是算。算什麼？就是我和敵人的道、天、地、將、法五事，先要於廟堂之上，計算其優劣；優劣既分，然後勝負可定；勝負既定，而後興師伐暴，自然可以成功。魏武道：『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而孫子論兵，以多算少算決勝負，所以計算關係於用兵的重大，可想而知。孫子以計篇列入第一，其用意也就可以知道。

處現在外寇日深的時候，若不速謀自救之道，恐怕國將不國，安南朝鮮之續，就在目前了！但是怎樣可以自救？除準備赤鐵和熱血，與強寇作殊死戰外

，實無他法。然而作戰之前，所謂道、天、地、將、法，以及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等一切勝負之道，應當趕快計算起來，準備起來。若是欲雪一朝之憤，但憑血氣之勇，不顧成敗，作孤注之一擲，那麼決無戰勝之理，且有亡國之憂。未戰先勝所以計算廟堂之上，乃是用兵的第一件大事。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時不論古今，國不論中外，凡是有國家資格的，決計沒有不以軍備爲先。

孔子有『足食足兵』之說，左丘明以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兵的重要，

也就可想而知。因爲國家的強弱與否，全視其國內軍備的充足與不充足爲斷。

看孫子論兵，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說：『兵者，國之大事。』對於兵的一事，

看得何等的鄭重！就是從歷史上看來，漢唐的所以隆盛，未嘗不是兵力的充足

所致；宋明二代重文輕武，卒致亡於異族；兵事對於國家的關係大不大呢？雖

然，我說這話，並不是反對和平，提倡戰爭。因為沒有軍備，就沒有立國的資格，並且決不能保持和平。法國首相克利蒙梭說道：「武力是和平的惟一基礎。」這話真含有至理！蓋兵可備而不戰，不可欲戰而無備。總理說道：「人類要能够生存，就須要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是保，第二是養。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都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够生存……」可以知道總理的遺教，是要叫我們自衛，是要叫我們奮鬥。他在臨終的時候，還不住的喊着「和平！奮鬥！救中國！」呢！

以現代世界的情形看來，處五大洲中，有國家資格的，固不在少數。然而能够稱雄於一世，如英、美、法、日、意等國，那一國不整軍經武，天天在那裏積極的擴充軍備？就是新興的蘇俄，也有五年的計畫；戰敗的德國，也是臥薪嘗膽。反觀我們中國，號稱人口佔全世界四分之一，不但不能與列國爲伍。

且日日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壓迫。自民國成立以來，內戰不息，而對於對外防禦的自衛軍備，却一無設置，有志之士，莫不歎息痛恨，引以為憂。

並且處於現在祇有強權，沒有公理的時代，對於國防的軍備，尤其是重要。至若華府會議的會議席上，雖有『縮小各國軍備，實為中國』的一句話。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為中國謀利益；但這是敷衍門面的話，掛羊頭賣狗肉，都是演的騙人的假把戲。不信，只要看會議初散之後，就盛傳共管中國之說，各自積極的擴充軍備，預備想來瓜分。又看這次日本的公然強佔我東三省，出兵上海，國際聯盟會除敷衍門面開會外，始終不能加以制止，真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但我國當局，仍是與虎謀皮的請他們主張公道呢！調查團一入國境，以為和平可以有希望，公理可以戰勝強權，真是夢想！我以為要使中國不亡，第一件大事，只有注重軍事訓練，編練勁旅，——募兵制與徵兵制並行

——充實軍備，鞏固國防，把全國的軍權統一起來，軍隊集總起來，對外寇予以迎頭痛擊。否則現在的危局，就不能解決，一待列強妥洽後，波蘭的後塵，恐怕就要成爲中國歷史上的名詞呢！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用兵不可以不知死生存亡的道理：有戰而死，有不戰而死；有戰而生，有不戰而生；有戰而存，有不戰而存；有戰而亡，有不戰而亡；因爲國家的存亡，人民的死生，都關係於用兵的需要不需要爲斷。如民意要戰，而當局不戰，就戰而存，不戰而亡；如民意不要戰，而當局違反了民意戰，就戰而亡，不戰而存；得地之利，可戰而不戰，就戰而生，不戰而死；失地之利，不可戰而戰，就戰而死，不戰而生；這是一定的道理。呂不韋道：『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就是這個意思。

在今年——壬申——一月二十八日日寇犯滬的時候，十九路軍奮勇殺敵，全國人民，都慷慨地輸捐，就是鄉間的老百姓，不論男女老幼，也都個個興奮起來，自動的募捐錢財、物品，慰勞將士。我那八歲的小孩子叫士銘的，也把他祖父給他的一元銀幣的押歲錢，交給了募捐隊。捐出一元錢的押歲錢，不算甚麼一回事；不過七八歲的小孩子，也有捐資助餉的思想，確是難能可貴！綜以上民衆的行動，的的確確的是真正民意的表現。這種民氣，從古以來所少有，古時所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以及『若大旱之望雲霓，』恐怕沒有這樣的熱烈而懇切。所以對日宣戰，是現在全國人民的公意。我可以下一句斷語：戰則生，則存！不戰則死，則亡！荀子道：『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這就是說用兵要合民意。現在正是民齊的時候，重用兵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對我說道：『日本的對華侵略，已準備了好幾十年，以我們一

些沒有準備的對他作戰，豈不是以卵敵石？」這話以偏面的觀察，似覺不錯。但是日本的對華侵略，不是日本全國人民的公意，乃是日本的軍閥內閣，要穩固他們自己的權位，不惜違反民意，一意孤行的主張。他們國內的革新黨哩，勞農黨哩，日本大衆黨哩，社會民衆黨哩，以及全國民衆，都是反對的。試看日本來滬作戰的時候，日本婦女組織索夫團，向政府哭鬧。日本援軍開拔時，人民的阻止兵車開行，致被輾斃數百人的慘事，就可以知道日本軍閥的殘忍，及日本人民不同意於軍閥的行爲了。又有在野的大學教授大學生等的反政府運動，以及青年團的反戰爭宣傳，和暗殺井上及行刺犬養毅的事實，就可見日本現時的混亂，及其政府與人民的背道而馳了。中國能全國上下一心，共赴國難，雖然沒有充分的準備，向那違背自己人民公意的日本軍閥宣戰，勝敗的結果，不戰就可以預知。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古本作經之以五校之計

今據嘉靖本訂正

經是經度，校是校量，計是計算，索是探索，情是我和敵人的情形。就是先要經度道、天、地、將、法五事的優劣，再校量計算的得失，然後探索我和敵人勝敗之情。賈林道：「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我在舉兵之先，將五事、七計精密的計算，就是先勝而戰，不是先戰求勝。

一曰道，

道是用兵合於道義。伐暴救民，是用兵的正道；開疆拓土，就不得謂之師

出有名；所以湯武的弔民伐罪，足以稱揚千古；漢唐的窮兵黷武，就姤病於後

漢唐

世；何況用兵力爭奪地盤，以鞏固個人的權位呢！現在擁有重兵的，倘能起來

救國救民，吾知全國的人民，必能一致擁護，做其後盾。彼以侵略為能事的帝

國主義者，必致望風披靡，一敗塗地。荀卿子道：「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所以以無道犯有道，必敗，以有道伐無道，必勝。吳子道：「若行不人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富貴，患必及之。」可見道義關係於用兵的重要了。

二曰天，

用兵要上順天時。順天時，就能得風、雪、雷、雨、陰陽、寒暑的助力；逆天時，就反受其害。

三曰地，

用兵要下得地利。得地利，就能得遠、近、險、易、廣、狹、死、生的助力；失地利，司馬法仁本篇上說：「先王之治，順天之道，適地之宜。」就反受

其害。

四曰將，

在出兵以前，先要選任賢能的將帥，任以專責。將能、責專就勝，將不能、責不專就敗。

五曰法。

法是法令。法令既定，就不得私，須節制嚴明。荀子道：「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可知法令的貴於信行了。

凡是舉兵伐罪，先要於廟堂之上，察名義的誰正誰不正，度天時的誰順誰逆，審地利的誰得誰失；三事既然籌之已熟，然後可以命將征伐；兵既出境，進退惟法令以從；這是孫子定兵法的次序。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用兵既合於正道，全國上下，自然能够同心同德。能够以恩信道義感化三軍，就萬衆一心，樂爲上用。所以易經上說：『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荀子道：『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司馬法仁本篇上說：『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所以舉仁義之師，伐暴救民，結果沒有不勝利的；好內戰，國沒有不亡的；不預備戰事，國家沒有不危的。

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出兵的目的，既合於道義，爲全國人民所表同情，自然生死與共，不以戰爭爲危懼了。李筌道：『以道理衆，人自化之。』李斯曾問兵於荀子，荀子道：『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視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荀子又對趙孝成王論兵道：『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

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臆也。』看荀子的話，可以決定凡是政治修明的國家，用兵合於道義，是天下無敵的。我們要抵禦外侮，除整頓武備外，修明政治，也是不容緩的事呢。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用兵當利用天時的陰陽、寒暑、風雪、雷雨以制勝。能够預知天時的變化，就可趨吉避凶，利用他的變化，助我軍勝。古人用兵，必詳察星辰氣色，以觀天時的變化。時至今日，科學昌明，有天文臺、氣象臺，覘察更能精確。行軍的當可利用科學，覘察天時，以助軍威。古人說：『順天時則生，逆天時則亡。』天時的關係於用兵，可見得是很重要的了。

陰陽是剛柔盈縮，時制是四時之制。用陰沈虛固靜，用陽輕捷猛厲。兵法之所以說天，因為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應殺制物，兵應機制勝。魏武道：

『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司馬法上說：『冬夏不興師。』李筌道：『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所以用兵不可不順天時。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用兵當知地形，因為地形影響於戰鬪的關係極大。知遠近，就可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就可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就可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就可定戰守之策。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將須完具智、信、仁、勇、嚴五德。有智，就可以料敵應機；有信，就可以訓人率士；有仁，就可以附衆撫民；有勇，就可以決謀合戰；能嚴，就可以服強齊弱；全此五德，然後可以為大將。杜牧道：『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因為智者有權謀，能機變，所以任將當以智為先。楚申

包胥出使越國，勾踐問他伐吳之計，他答道：「夫將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誣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看這些話，就可知道將於五德之中，智、仁、勇三德，更爲重要了。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曲是部曲，就是分畫隊伍；制是金鼓，用他節制進退；官是偏裨校尉，各司其職；道是營陣開闔，各依道徑；主是管庫廩養，主其職守；用是車馬器械，三軍需用之物；以上六事，處置有法，方才可以算節制嚴明。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以上五件事情，將能深曉變極之理，校量我和敵人的得失，計算我和敵人

的優劣，然後搜索其情，乃能必勝。鬼谷子道：「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則可決矣。」又道：「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我讀孫子，讀鬼谷子，深悟他們的學說，非但是理論，實在都是經驗之學，千古不可變易的學理。

曰：主孰有道，

不必君主是主，凡是一國的元首，及主其事的人，都可以稱爲主。先要校量兩國的出兵，誰能名正言順，上下同意。主其事的，誰能親賢遠佞，任人不疑。

將孰有能，

那一國的將，能够智、信、仁、勇、嚴，五德兼備。

天地孰得，

誰能稽合天時，審察地利，視兩軍出兵的時日，及所據的形勢，就可以知道誰得天時，誰得地利。

法令執行，

法令既定，必須施行。魏武道：『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荀子道：『刑威者強，刑侮者弱。』若魏絳的戮楊干，穰苴的殺莊賈，武侯的斬馬謖，以及魏武的斷髮，都可以說是設而不犯，犯而必誅。孰能齊衆以法，一衆以令，其誰能敵呢！

兵衆孰強，

誰的軍備充足，軍械銳利，兵士勇敢精良，能够聞鼓而進，聞金而退。荀子道：『械用兵革功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枯不便利者弱。』看了荀子的話，我國軍械戰器的改進，還可以稍緩嗎？

士卒孰練，

誰的士卒熟練，精於戰鬥。

賞罰孰明，

賞功罰罪，誰能分明。當賞的，雖仇怨必錄；當罰的，雖父子不赦；若是賞罰無度，就雖賞無恩，雖戮無功。杜牧道：「賞不僭，刑不濫。」鬼谷子道：「用賞貴信，用刑貴正。」這都是賞罰的要道。吳子道：「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可知法令與賞罰，貫於都在信行了。

吾以此知勝負矣。

以上七事都佔優勢，未戰就可以知必勝；以上七事都是卑劣，未戰就可以知必敗；所以勝負可以預決。

以我救國救民，上下齊一的義師，戰那師出無名，違反國際公法以及自己民意，暴虐殘忍的虜兵，在第一個「道」字上，就可以戰勝的了。

我選任五德兼備的主將，去戰那毫無信義，破壞和平的罪魁，在第二個「將」字上，也是必勝的。

以過慣彼國氣候的兵，侵到我國來，在天時上，已不合宜；以沒有到過中國，不知天東地西的敵兵，到了中國，已失地利之宜；以我過慣本地氣候，熟悉本國地理的勁旅去對付他，正可以說是摧枯拉朽般的容易。所以在「天地」二字上，必勝無疑。

以我法令嚴明的軍隊，戰那毫無紀律，當陣惶惑的賊寇，在「法令」二字上，已操勝算。

以我氣冲霄漢的救國軍，戰那畏縮不前的倭奴，「兵衆」之戰，也是必

勝的。

以我久戰沙場的勁旅，戰那素未臨陣的賊寇，勝算已可必操，這是「士卒」之勝。

我軍賞罰嚴明，彼軍僭賞濫刑，在「賞罰」二字上，也已先決勝負。

以七事計算起來，敵軍萬無勝理；所以對日宣戰，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這是孫武激吳王闔閭求用的話。將是語辭。伸他的意，就是說：『你若能聽我所陳的計策用兵，必能得勝，我就留在這裏。你若不聽我所陳的計策用兵，必致失敗，我就到別國去了。』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又說：「我所計之利，若能聽從，我就再作兵勢，佐助於常法之外。因爲兵的常法，雖可以明言，兵的形勢，須要因敵制宜。」杜牧道：「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佐其事也。」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此後便論常法以外的勢。兵勢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我就制機權以取勝利。王哲道：「勢者，乘其變者也。」
「所以用權謀勝敵，其勢不可先說。」

兵者，詭道也，

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之道，必在詭詐。像欒枝的曳柴揚塵，孫臏的萬弩齊發，田單的千牛俱奔，韓信的囊沙壅水等，都是用詭道制勝的奇計。梅堯臣道：「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
「所以用兵不厭詭詐，惟恐其

不能詭詐。

故能而示之不能，

實在是強的，而示之以弱。實在是勇的，而示之以怯。李牧的敗匈奴，孫臏的射龐涓，都是用此計策。

用而示之不用，

德力將城已空，
李牧力固解，仲毅軍可尽力於和平的運動，

自己實在已在那裏準備用兵，而表面上却仍舊示之以怯，示之以懦弱，以驕敵人之志，使他懈怠，這就是「詭詐藏形」之計。像單于的羸師誘漢高，班超的擊莎車，趙奢的破秦軍，都用此計。現在我國當局，除信賴國聯外，對禦侮計畫，一無表示，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用此計策？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我要就近襲敵，當示以遠去；我要從遠取敵，必示以近進。韓信盛兵臨晉

而渡夏陽，是示近襲遠之計。魏武與袁紹相於官渡，紹遣郭圖、顏良等攻劉延於白馬，自己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武欲北救延津。荀攸道：「今兵少不敵，分其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魏武以爲是，就從他的計。袁紹聞曹兵渡河，就分兵西應。魏武引趨白馬，顏良聞之，大驚來戰。武使張遼、關羽前進夾擊，乃斬顏良，解白馬之圍。這就是示遠襲近之計。

利而誘之。

以利動之，是動敵以有形，我就因形以制勝。趙將李牧，縱牲畜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明日，大縱牲畜數千，單于率衆大至，牧出奇兵，左右夾擊，大破單于，殺匈奴十餘萬騎。

亂而取之，

左傳上說：「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就是亂而取之的意義。
秦王征秃髮僂檀，僂檀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故意縱秦人擄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僂檀陰分十將掩擊，大敗秦兵，斬首七千餘級。又吳越戰爭時，吳以三千罪人，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奔或止，全無紀律。越人以爲吳不能用兵，就輕兵而進，爲吳擊敗。以上二事，是亂而取之的又一一意義。春秋書法，凡書取字，是極言其容易的意思。如書「魯師取郟」等是。

實而備之，

敵人軍備充足，必欲圖我，我當修政治實，以備敵人的來寇。切忌交兵之後，臨時倉忙的準備。或寇入既深，一籌莫展的束手待斃。梅堯臣道：「彼實則不可不備。」太公道：「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若是敵人來勢既實，我急當蓄力以備，堅守勿戰，等他師老兵疲的時候去擊他，必獲大勝。

後漢關羽要用全力圍魏樊城，恐怕吳將呂蒙襲其後，就多留備兵守荊州。呂蒙曉得他的用意，就詐稱疾病，代以陸遜。羽以爲真，並輕視陸遜年幼，乃盡撤其備，荊州就被呂蒙所襲。李靖軍鏡上說：「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孫子軍爭篇上說：「無要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是說敵人行陣修整，節制嚴明，不可輕進。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乃是各防其失敗。所以若是敵人乘兵強氣銳而來，就當避其銳氣，等他到了衰懈有隙可乘的時候去擊他，必能獲勝。否則徒然犧牲，於事有害無益。然而若東北軍的不抵抗而退，一月間失地幾萬里，就不可以法。

怒而撓之，

敵將剛戾的，可激之使怒。因爲他在逞志快意的時候，必定志氣撓亂，不

顧本謀，所以將易動怒的，權必易亂，我若屈而撓之，彼必憤急輕戰。像漢兵的擊曹咎於汜水，晉人的執宛春以怒楚，都是怒而撓之的計策。

卑而驕之，

敵人若是舉傾國之師，盛怒而來，我當示以卑弱，以驕其志；伺他到了懈怠的時候，出生力軍去擊他，必勝。吳王伐齊的時候，越王率衆來朝吳王，上自卿大夫，下至列士，都得厚賂，吳人都喜越王的孝敬。祇有伍子胥歎道：「是象吳也。」當時的人，還以爲子胥神經過敏。後來，吳國果被越國爲沼。楚人伐庸，七戰七北，庸人道：「楚不足與戰矣！」就一點也不防備。後來楚率二隊滅了庸。以上都是卑而驕之的事實。張預道：「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

佚而勞之，

孫子治力的方法，是「以佚待勞。」使敵疲勞之法，當多出奇兵，彼出我就歸，彼歸我就出；彼救左，我就擊他的右，彼救右，我就擊他的左；敵人既勞，我自然可以取勝。後漢，袁紹伐魏武，別駕田豐進計道：「操善用兵，不可經舉！不如以久持之。」明公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左則擊其右，救右則擊其左，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算之勝，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矣！」袁紹不從他的計，所以敗於魏武。

親而離之，

敵人上下相親，交援相厚，必難取勝。當用離間之計，使他上下相仇，交援相絕，我便從中取利。像應侯的間趙退廉頗，陳平的間楚逐范增，是離間他

的上下；燭之武的退秦師，是離間晉的交援。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趨虛避實，是用兵的要道。我若能襲其空虛，擊其懈怠，就可使敵人倉惶不能應戰。太公道：『動莫神乎不意，謀莫善乎不識。』我的舉動，我的計謀，要使敵人不能意料，無從察識，那麼敵就難爲我備了。魏武征烏桓，郭嘉進計道：『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猝然擊之，可破滅也。』及行軍至易水，又道：『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於是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大破烏桓。像日本乘我東北長官的沉醉於歌舞擁抱之際，就襲我瀋陽，正是抄孫子『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老文章。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傳就是洩。所謂「料敵在心，察機在目，」臨敵變化，不可先洩。

以上所陳的十二策，每一策舉出一二個例子，以爲作法。用兵的倘能舉一三反，當機立斷，那麼千變萬化，五花八門，敵就難爲我備，無從應戰。用兵的神妙，莫過於此！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古時興師命將，必齋戒於廟堂之上，授以成算，所以叫做廟算。若是籌策深遠，就計算多，雖沒有戰，可以知道必勝；謀慮淺近，就計算少，雖沒有戰，可以知道必敗；凡是伐叛懷遠，救亡圖存，是名正言順的義師，未戰而廟算已勝了。太一遁甲置算之法，六十算以上爲多算，六十算以下爲少算，以多算

少臨算必勝，以少算犯多算必敗。所以看兩國的廟算多少，就可以豫決勝敗的
結果。

辛未重九賦感 其一其二

友漁

萬方多難又重陽 舉目關東倭勢狂 苦恨中流無砥柱
翻教當道有豺狼 生民遍國猿啼峽 傀儡盈庭燕處堂
世事到今成創局 那堪幾度話滄桑
謀國奚爲不竭忠 物先自腐後生蟲 金甌已缺誰能補
銅柱高標孰繼功 掃穴於今思定遠 救時何處起姚崇
中原可有澄清日 我欲昂頭問碧翁

孫子與現代

作戰篇第二

廟算既然決定必勝，然後可以完備軍馬、器械，糧草、費用，興師域外，伐暴救民，貫澈我用兵的主義。所以作戰篇列於計篇之後。

凡是一國對於他國要貫澈他的國是，或者保持他的國是，惟武力乃是實行其意志最後的手段。要達到他的目的，直接所取的手段，就是充實軍備，訓練士卒，以鎗礮相轟，白刃相搏，壓倒敵人，或者殲滅敵人。然而本篇的立意，非至萬不得已時，不宜輕啓戰端。就是開了戰端，寧可拙而速，不宜巧而久。

孫子於本篇中，極言戰禍的酷虐，實含有警戒之意，寓非戰主義於兵法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馳車是輕車，現在的鐵甲車、坦克車、飛機等類，用他戰攻的，都可以稱爲馳車。革車是重車，現在用他運兵、運糧、運械的火車、汽車等類，都可以稱爲革車。一車四馬爲駟。古人駕車，都是用四匹馬，兩服兩驂，所以稱爲駟。乘也是一車四馬。詩經上說：「元戎十乘。」朱註：「十乘四匹也。」張預說：「按孟德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二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與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帶甲十萬，是舉士卒的成數。古時用兵，尙且如此，何況現代。

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內是指國內，外是指戰區。國家出師千里之外，人民供給糧餉，就內外騷

動，疲困無極。賓客是使命及遊說之士。一旦興師，當出師聯絡外邦，作我交援；及使遊說之士，運動向來被敵國壓迫的弱小民族，起來革命，牽制敵人，也是戰爭時最重要的策略。所以賓客的費用，是戰爭時臨時支出的一項預算。膠漆是修飾器械的材料。以上各種費用，每日須費千金，然後可舉十萬之師，古時用兵，尙且如此，何況在現代鎗擊、礮轟、彈炸的時代呢？歐戰之後，戰敗的，割地賠款，固然不要去說他。至於戰勝的協商各國，也因耗了鉅大的犧牲，致造成一種如今日的金融恐慌。所謂勝利，不過是一種心理上的勝利罷了。中國內戰二十年，弄得民窮財盡，國家的財政，已至羅雀掘鼠，誰都認爲是戰爭的罪惡所造成的。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與敵人相持了好久，然後得到勝利，就甲兵鈍弊，銳挫氣血。若是攻城而

獲勝，那麼人殫力盡，雖勝也是無益。所以賈林道：「戰雖勝人，久則無利。」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暴是曝露。若是久暴師於外，就軍國費用不足供給，人民負擔日重，國家自然入於窮困的狀態中，像漢武帝的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卒致國用空虛，下哀痛之詔。這就是久暴師所造成的害。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兵已疲，力已困，財已竭，鄰國一旦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決不能善其後。好像吳國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就乘虛而入，當時雖有伍員等名將，也不能免亡國之禍。又像我國內戰不息，日本就乘我弊而入寇，我國當局，雖

在那裏唱着精誠團結，同赴國難，但是今天開一會，明天決一議，半年以來除信賴國聯外，結果還是毫無辦法。所以內戰就是自己滅亡其國。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戰爭之道，當以神速爲上。若是沒有老師、費財、鈍兵、挫銳之患，就可稱爲巧。反轉來說，就雖勝猶拙。因爲能够速，就雖拙不費財力；不能夠速，就雖巧必生後患。像司馬懿的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就可稱他爲拙速。鬼谷子道：『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近代自作聰明不以久兵爲害的軍人，當多讀這一類的書籍！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春秋上說：『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因爲兵是凶器，久則生變。像

智伯圍趙，逾年不歸，終久被襄子所擒。這是兵久之害的事實。所以新序上說：「好兵窮武，未有不亡者也。」好兵作亂的武人，讀此知戒否？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先知老師殫貨的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的利。在謀國、舉兵、行師的時候，若不先慮危亡之禍，決不能取利。李筌道：「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役是兵役，籍是伍籍。凡是用兵，能够先察敵人的可以攻，我的能力可以戰，然後舉兵，那麼自然一舉就可以勝敵而還，不必再第二次的發軍起役了。所以出兵之前，當度其遠近、時日，而後載以糧食。既然到了敵國，就直取食於敵。「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是說用兵宜速而利。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兵甲戰具，便於攜取，可以取用國中；糧食難於運輸，必取於敵國；若必千里饋糧，士卒必有飢色；因糧於敵，雖然師出塞外，必無匱乏之虞。晉師館穀於楚，就是這個意義。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軍餉轉運於千里之外，財力都耗費於道路之上，百姓那得不貧。管子道：「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這是極言貧師的害。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凡是近戰爭區域的市場，兵士聚集，貨物必定暴貴。百姓貪非常之利，必竭其財物出賣。起初雖然得利，結果必致力疲貨竭。王皙道：「夫遠輸則人勞

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

財竭則急於丘役；

古井田制，每丘爲十六井，四丘爲甸。丘役就是鄭子產所作的丘賦，魯成公所作的丘甲，他的法則，每一丘出馬一匹，牛三頭。每一甸出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一到財殫力竭的時候，就丘役急迫，百姓供不應求。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兵久不解，運糧就力屈，輸餉就財殫，而又急於丘役，到結果，弄得百姓糧盡財竭，家業十耗其七，呂不韋道：『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真是古今一轍。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

其六；

百姓竭其財糧力役以奉軍費，十分損失七分；公家竭其車馬器械以奉軍用，十分損失六分；竭賦急役，民窮財盡，國家那得不亡。武人的好武輕鬪，應當三復斯語！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菘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鍾是量名，受六斛四斗。石是衡名，重一百二十斤。菘是豆稽，秆是稻藁。

- 計一千里轉運二千鍾，軍中祇可實得一鍾。運菘秆二十石，軍中祇可實得一石。
- 漢武帝通西南夷，千里負擔饋糧的有數萬人。率十餘萬鍾，軍中僅得一鍾。
- 孫子所說「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還是指平地運輸而說。所以能够取食於敵的，方可稱爲智將。

故殺敵者怒也，

怒是軍威。魏武道：「威怒以致敵。」當在作戰的時候，須激勵我的士卒，使他上下同怒，然後可以殲殺敵人。尉繚子道：「民之所以戰者氣也。」因為氣怒就可以人人自戰。在滬戰初起時，十九路軍屢挫倭寇，就是恃着盛怒之氣。

取敵之利者貨也，

魏武道：「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士知道勝了敵人，可得厚賞，那麼冒白刃，當鎗彈，就勇於進取了。宋太祖伐蜀，諭將士道：「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不久就平定了蜀地。

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

得車十乘以上，必是衆人用命所致。若是人人都要予以賞賜，財力必定不給，所以賞其先得者，以勸餘衆。

而更其旌旗，

車旗，多取去敵旗，更換我的旗號，

得到敵人的旌旗，當變更他的形式和顏色，使他與我同樣，而為我用。

車雜而乘之，

配到於我的戰車中間

士卒奪得敵人的戰車，可以任憑他參雜而用。

卒善而養之，

擒獲的俘虜，當用恩信撫養他，使他死心為我所用。

是謂勝敵而益強。

勝了敵人，得到敵人的軍械士卒，都為我用，自然愈勝愈強。東漢光武破

銅馬賊於南陽，獲俘虜數萬，各配部曲；起初人心未安，光武就使他們各歸本

營，自己親到營裏去撫慰。俘虜都私語道：「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勢愈加強盛，終久成了大業。

故兵貴勝，不貴久。

這篇孫子首尾痛論兵久的害，句句切中時弊。現在醉心內戰的武人，應當熟讀此篇，回頭猛醒。像日本的輕啟戰端，目下雖然猖獗，一待師老財竭，必遭慘敗。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百姓的死生，國家的安危，都繫乎將的賢不賢。假使東三省有賢能的主將坐鎮，那裏會一旦喪師失地，百姓慘遭倭兵的屠殺呢？而國家也那裏會弄到像今日的危急呢？王皙道：「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下面兩句，又切中今日的時弊。荀子道：「知莫大乎無疑，行莫

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吾國當局，從此以後，倘使能
够知而無疑，行而無過，事而無悔，吾民都能賴以安居樂業了。』

辛未重九賦感 其三 其四

友漁

蕭牆禍起動干戈 寧粵紛爭迄未和 鷓蚌相持漁得利
鯨鯢肆虐海騰波 民空杼柚征偏急 災徧中原稅益苛
若使賈生今尙在 不知痛哭更如何
白山黑水盡腥膻 數日名城頓棄捐 邊吏喪心頻失地
書生無力枉憂天 從戎奮志慕班侯 排難望洋泣魯連
安得妖氛橫掃盪 神州鞏固萬千年

孫子與現代

謀攻篇第三

作戰的計畫既定，然後可以用智謀攻，所以謀攻篇次於作戰篇。

凡是用兵，以謀略勝人爲上策，若是以礮轟鎗擊，殺人遍野，雖勝也是下策。所謂「智戰爲上，兵戰爲次。」然而要智戰勝人，當非知彼知己不可。所以本篇的立論，以全勝爲上，破敵爲次，攻城爲下。要謀全勝，尤當先要知彼知己。

我們對日作戰，應當先知自己的優點和劣點，及敵人的優點和劣點。既然知道自己的優點和劣點，就當立改其劣點，存其優點。知道了敵人的優點和劣點，我就趨虛避實，攻其劣點。敵人既被我攻破了劣點，那麼一着已錯，滿盤

皆非，他優點的地方，也是無用了。

日本的優點，不過是軍備充足，器械銳利。舍此以外，沒有一樣比我長。至於他的劣點很多：第一是生產過剩，失業的人數日多，經濟發生了極大的恐慌，國內無產階級革命的潛勢力，一天一天的澎漲起來。第二是在野的知識階級，和失勢的各政黨，都反對軍閥的專政；而軍閥自己的本身，也發生了裂痕，不能穩固。第三是殖民地——朝鮮、台灣等——乘機革命。第四是列強不滿意他的獨吞政策，要保護自己在華各種所得的利益，不得不出而干涉。他有這許多劣點，我小試奇謀，就可使其人民自動的起來推倒帝國政府，——如俄德的革命——殖民地自然的樹起革命的旗幟來，我們同時出兵東三省，收復失地，又用外交的手腕，使英美牽制他的後方，蘇俄牽制他的側面，那麼就可兵不血刃，劍不出鞘，收全勝之功了。

我國當局，倘能真正的精誠團結，雖然軍火不及他們厲害，海軍、空軍幼稚，用四萬萬人民的熱血去對付他，恐怕東瀛三島，就要陸沉，我國歷來的奇恥大辱，就可雪於一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尉繚子道：「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所謂道勝力勝，就是全國破國。我自建國後，倘能講武修政。二十年以來，國已富強，彼三島倭奴，已被懾服，怎敢肆無忌憚的入寇呢！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軍、旅、卒、伍，都以不戰而勝爲上。不戰而勝，惟有用我的威德和策略

，使敵人屈服，不敢蠢動。呂氏春秋上說：「夫攻伐之道，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者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義莫大焉，黔首之利莫厚焉。」所以能以有道伐無道，沒有不收全勝之功的。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兵威遠震，使敵國不敢來犯。前來屈服，乃是上策。若是攻城破敵，殘人傷物，雖勝猶次。因為戰而後勝，必多殺害；多殺害，就有乖天道；所以雖能百勝，亦不可以稱為善之善者。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用計勝敵，使敵不戰而屈，方可以稱為善之善者。呂氏春秋上說：「古之至兵，士名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像韓信的明賞罰，完器械，暴其所長，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就是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

故上兵伐謀，

伐謀有兩個意義：一是伐其始謀，當敵人發謀的時候，我先破其謀，使他的謀略不成，然後爲我屈服。一是用奇謀秘策，取勝於不戰。凡是敵在謀我的時候，當伐其未形之謀，敵形已露，當敗其已成之謀。太公道：「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鬼谷子道：「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

我記得在三四年前，做一篇論文，題目是「編遣與國防」。在上海民國日報上披露。中間有一段道：「……軍人倘能推誠相見，以國家爲前題，使編遣實行，則汰其老弱，選其精壯，編練國防軍。一面修明政治，一面整頓武備，生聚教訓，不出十年，自能國富兵強。彼帝國主義者，可不打而自倒，不平等

條約，亦可不取消而自取消，革命大計，盡在此舉。否則歐美虎視眈眈，東鄰躍躍欲試，東北各地，恐不爲我有，沿海各省，亦無寧日矣！……」後來，軍人因恐喪失他們擁兵自衛的實力，非但編遣不成，反而鬧出許多亂子來，又混亂了三四年。到了今日，我的說話，竟完全成了讖語，唉！可歎可歎！

其次伐交，

伐交也有兩個意義：一是在與師伐敵的時候，先結交鄰國，爲犄角之勢，作我的交援。一是在兩軍交會的時候，出奇制勝，使敵人進退不得，不戰而屈。

現在敵兵已深入我境，既不能於交會的時候勝他，那麼結交鄰國，作我交援，是現在最重要的一着棋子。若是單靠外交，無實力做他的後盾，那裏會佔便宜！

其次伐兵，

兵是軍械的總名。既不能敗其始謀，又不能破其交會，就必以兵器的利鈍決勝負。太公道：「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可見古人用兵，都以智戰爲上，力戰爲下。

下政攻城。

當我大師出境的時候，敵國的百姓，若是好像大旱之望雲霓，箝食壺漿以迎，不血刃而定，是爲上政。至若頓兵於堅城之下，那麼攻守勢殊，客主力倍，非但老師費財，並且所害多而所得少，所以攻城是最下的政策。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所以必要攻城，是庸將的不能伐謀、伐交、伐兵，出於萬不得已的下策。修櫓、續輜，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

修是治，橈是大楯，輶輻音汾溫，是古時攻城用的戰車，有四輪，以繩爲脊，蒙以生牛皮，中可藏十人，推之直抵城下，金、火、木、石不能破。距闔是踊土積高以附城。這就是說攻城須要備這許多器具，而又費許多時日，極言攻城的不易。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城久攻不下，反爲敵人所辱，將就不勝忿怒，率士卒蟻附登城，被敵人殺死三分之一，而城絕不能拔，這是極言攻城的災害。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以上所說的，都是庸將的所爲，善用兵的，就不致這樣的拙劣。或者破其

計，或者敗其交，或者絕其糧，或者斷其路，使敵人不戰而服。晉將郭淮圍麴

城，蜀將姜維來救，淮就在牛頭山斷維的糧道及歸路，維大驚，不戰而退，麴城就降。這就是不戰而屈的一例。呂不韋道：「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而加勝，則不可窮矣。」能够因敵制勝，就可使敵人不戰而屈。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攻城不拔，就攻其所必救，敵人棄城來援，我就可設伏取城。或者絕其外援，坐待其斃，敵必棄城而走。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敵人有可乘之隙，我就乘虛而入，自然容易滅亡其國。像沛公入關滅秦，晉降孫皓，隋取陳氏，英併緬甸，法佔安南，誰不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張預道：「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滅敵國，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都用謀算來屈服敵人，方是全爭。因爲不戰而勝，就士卒不傷；不攻而勝，就力量不損；毀國不久，就財物不費；士卒不傷，力量不損，財物不費，就無頓兵血刃的害，而有國富兵強的利。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我的兵有十倍於敵，就可四面壘合，使敵人不得逃逸。凡是四面圍敵，守備必須嚴密。因爲我以十倍圍敵，佔地必廣，去敵陣必遠，若不嚴密，必多闕漏。凡是爲客圍人的，必取攻勢，爲主被圍的，必取守勢。將的智勇相等，兵的利鈍相均，攻守勢殊，必須十倍。尉繚子上說：『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就是說守者十人，可當圍者百人。我們苟能守得堅固，上下戮力，敵寇雖多，怕他什麼？並且我主敵客，我佚敵勞，我衆敵寡，勝

必屬我。至於失敗，是在不知兵法。

五則攻之，

我有敵兵五倍，若是敵人併力自守，不與我戰，我就可以分兵三道，以兩道驚前掩後，聲東擊西，一道候其無備之處，出奇兵去勝他。敵人若用此法來攻我，我當堅守防地，靜待援兵，勿爲所動。

倍則分之，

我的兵倍於敵人，就可分爲兩部，一部衝其前，一部掩其後。敵人應我的前面，我就擊他的後面；敵人應我西，我就擊他東；就是所說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或者分我的一部，攻敵人必救的要害，敵人來救，我就以另一部襲其後，定能取勝。梅堯臣道：『彼一我二，可分其勢。』就是這個意義。

敵則能戰之，

我與敵人勢均力敵，就當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人捉摸不定，無從應戰，必能取勝。或者激勵士卒，使人人抱必死之心，決死奮戰，也能必勝。

少則能逃之，

我兵不及敵人衆多，且暫避其鋒，俟有隙便，再奮決求勝。若是我治彼亂，我奮彼怠，我佚彼勞，我專彼散，那麼敵雖衆多，我也可以以少勝多。像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乃是以少勝多的事實。總而言之，在衆寡不敵的時候，當逃匿兵形，不使敵人知道，我就設詐以誘之，設奇伏以待之，那麼我兵雖少，未必不可勝敵。

不若則能避之，

若是兵力、謀略、交援等都不及敵人，不可遷延，宜速避其鋒，伺隙再圖。

·否則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力圍攻，我就欲去不待，欲戰不能，必致全軍覆沒。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小國自不量力，敢與大國爲讎，雖一時猖獗蠻橫，久後必當遭擒。像日本的甘冒不韙，恃強入寇，現在雖然橫暴，若我一怒，拔劍而起，彼扶桑三島，恐怕不堪一擊呢。孟子道：『小固不可以敵大。』我們儘可放心拓膽。和他決一雌雄。戰而勝，非但可以還我河山，——收回朝鮮台灣琉球等，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雪往前的奇恥；就是虎視眈眈的白色種人，也就可以惕服我呢！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主將的得人不得人，就關係於國家的強弱。所以一國的軍政長官，非常重要，選擇不可不慎。主將能够精忠輔國，且謀算周密，國家自然富強；若是內

懷貳心，謀國不忠，必致國無寧日，自然國家日趨於弱；這是一定的道理。荀子道：「凡事之成也，以在謹之。其敗也，必在慢之。」太公道：「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國家的所以強弱，所以成敗，讀此就可以知其原因。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有以下三事，乃是軍中的大患。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

軍在不可以進的時候，元首必定要強令其進，軍在不可以退的時候，元首必定要強令其退，那麼好像駕御的受了羈絆，行動不得自由了。軍的進退，主將不得自由，怎麼會不致失敗？太公道：「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

· 一 總理權能分開的意義，也就是如此。明白了這個道理，無論治國治軍，都可以收良好的效果。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上說：『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事和政治，須要分割得清楚。因為治國尚禮義，用兵貴權變。禮義可以治國，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不可以治國；是很容易明白辨別的。我國二十年來，都是犯了軍人干政的弊病，宜乎國家要紛亂到這步田地了。若是以治國的方法來治軍，就軍心必定惑亂；軍心惑亂，那得不敗。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軍旅中如有不知權謀的人，而使他同居將帥之任，那麼政令不一，軍士必疑。軍士既疑，就舉措失所，必致覆敗。黃石公道：『善任人者，使智使勇。』

「有智謀的人，能够臨機應變；有勇敢的人，能够當機立斷；所以非智勇兼全的人，決不可任以將帥之責。」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軍人自相猜疑，自相擾亂，是自己引敵人進來，自己敗自己的勝算。六韜

軍勢篇上說：「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戰國時，趙王

要用趙括參軍事，藺相如諫道：「趙括徒能讀父書，未知變合，王今以名使括

，如膠柱鼓瑟，此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非趙之利也。」趙王不聽相

如的話，後來三軍疑懼，不肯用命，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並至。像我國自

民國十六年統一以後，軍人互相猜疑，始則李白稱兵，繼則閻馮啓釁，後來廣

東發難，卒致招日本入寇，弄成這樣的局面。這豈不是自招其禍嗎？

故知勝有五：

能知以下的事，必能獲勝。下文論知彼知己。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能够料知敵人的情形，審察敵人的虛實，可戰就進攻，不可戰就退守。能深知敵情，攻守得宜，是沒有不勝的。

識衆寡之用者勝，

用兵全在調度得宜，知用衆用寡之法。以衆勝寡，以強勝敵，乃是常理。然而有時也有以寡擊衆，以弱制強的道理。要而言之，全在乎將帥的察機識變。

上下同欲者勝，

能够全國一致，上下一德，百將同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個個要鬪，

誰能禦我？尚書上說：『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受是商紂名，予是周武王自稱，亂當作治。現在的日本，有商紂般的暴虐，且國內又上下相離，危機四伏。我國當局，倘能真正的精誠團結，同赴國難，豈起救國救民的旗幟來，正是上應天心，下合民意，那有不勝之理。吳子道：『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我國現在已到樂聞、樂戰、樂死的時候了。

以虞待不虞者勝，

虞是法度。以我有法度的兵，有紀律的兵，擊彼無法度無紀律的兵，當然勝算屬我，春秋上說：『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可知軍事不可以不備於平日。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將既精曉兵法，而元首亦以專責任命他，就不可以從中牽制。像岳武穆與金人戰於諸仙鎮，將欲痛飲黃龍，不料宋高宗惑於秦檜和議之說，乃以金牌十二召回武穆，以「莫須有」三字沈寃於風波亭，卒致功敗垂成，徧安東南，遺恨千古。

古時遣將於太廟，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說道：「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斧，持其柄，授與刃，說道：「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所以周亞夫軍於細柳，軍中惟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李牧爲趙將，饗士賞物，決於外，不從中御。因爲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所謂有王命，有監軍，好像絆住了狗，而要叫他獲狡兔，天下那裏有這種事理。荀子道：「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尉繚子道：「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能知以上五事，有勝無敗。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以我的政，料敵人的政；以我的將，料敵人的將；以我的兵，料敵人的兵；以我的糧食，料敵人的糧食；以我的天時、地到，料敵人的天時、地利。校量既定，我和敵人的優劣、長短，都洞然於胸中，自然可以百戰百勝。李筌道：「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但恃自己兵力的強，不知敵人的可攻不可攻，謬然動兵，未必一定能勝。

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有人對他說道：「彼有謝安桓冲江表等偉才，不可輕視！」苻堅道：「我有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患之有！」後來

，果然敗績。所以但知己，不知彼，決無可勝的把握。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外既不能料敵，內亦不能知己，乃是狂寇而已，那有不敗之理！

海上狐吟

汰剛

黃浦江頭戰正酣，隻身千里走江南。
山河大好今何在，破碎分離兩不堪。
夜半濤摧旅夢驚，飄鷁海上賦長征。
四郊多壘難爲客，軋軋寒輪作恨聲。
渾忘外侮祇操戈，奈彼僇夫誤國何。
想到激昂悲憤處，淚花却比浪花多。
海水天風漾夕陽，波光雲影兩茫茫。
倚欄悵向中原望，故國傷心欲斷腸。

孫子與現代

形篇第四

我和敵人的優劣既判，那麼勝敗就早已決定。勝敗雖知，然而兩軍的對壘，主、客的攻、守，以及布陣、立營、陰陽、向背之形，不可以不知道。所以謀攻篇之後，就推到形篇。

攻守之形，隱於中間，就我軍的情形，敵人不得而知；若是露在外面，敵人見了我的情形，就可乘隙而入；或者設謀制我。因為有形的是情疏，無形的是情密，以情的疏密，就可以定彼我的勝負。本篇的論形，以藏形滅跡，使敵人無從窺探我的情形，戰勝於無形中爲上勝。而也就是闡明上文「上兵伐謀」的一句話。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先爲不可勝，就我的情形，不會露在外面。我藏形內治，以待敵人形露。伺其一有虛懈，可以應機取勝。這就是要「知彼知己」的道理。太公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吳子道：「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不可勝，並不是必定要打敗仗，不可打勝仗。須於不可勝之時，窺察敵人的情形，得有必勝的把握，然後求勝，自然每戰必勝。當敵人啟釁，在戰禍不能避免的時候，我當咨之廟堂，慮其危難，深溝高壘，修政令，明教訓，以待敵人的虛懈，見敵人闕漏之形表暴出來，然後可以求勝。王哲道：「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善用兵的人，在敵勢猖獗的時候，能够閉形晦跡，修整軍事，不輕出應戰。使敵人無勝我的機會可得。

不能使敵必可勝。

敵人曉練兵事，策與道合，無形可窺，無懈可擊，我必不容易取勝。當在這種情勢之下，切不可強欲求勝；如決欲求勝，必爲敵人所敗。所以在這時候，祇有深爲戒備，堅守勿出。古人所說：「小心以臨事，疾舉以赴機。」用兵能够如此，就可有勝無敗。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

取勝於形，勝就可以知道。敵人有備，無形可窺，那裏可以冒險求勝。

不可勝者守也，

敵人的形勢，虛實未露，我決無可勝的把握。在這時候，我祇可藏形晦跡，堅守勿戰，爲不可勝之計，以備自己的實力。張預道：「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就是這個道理。

可勝者攻也，

敵形已露，勝敗已知，方纔可以下令攻擊。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我所以必取守勢，因爲取勝之道不足；我所必取攻勢，因爲勝敵之道有餘；所謂「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闢。」魏武道：「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九是數之極：藏於九地，就是我的形跡，沉靜幽暗，好像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不能窺測。動於九天，就是見有可攻之利，烈如暴風，迅如猛雷，好像來如九天之上，使敵人無從防備。所以在守的時候，應當潛形滅跡，使敵人無從窺探；在攻的時候，應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不使敵人知覺，無從防備。尉繚子上說：『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就是孫武九地九天的意義。總而言之，能善守，能善攻，沒有不能保其全勝的道理的。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衆人所見的勝，是在破軍殺將之後。我所見的勝，是在廟堂之上，樽俎之間，防患於未然。善於治兵的，守必固，攻必克，常能自保其全勝。能防於未然，制於未萌，衆人那裏能够見到。惟是衆人所不能知的勝，方纔可以稱他爲善。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俗語說：「一將成功萬骨枯。」戰禍的慘酷，可想而知。等到戰勝之後，天下的人，都稱某某為名將，某某有武功，然而耗國家的財力，傷國家的元氣，以及物質的損失，精神的損失，已是不可計算了。那裏及得到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中的善呢！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

等到勝敗既定之後，而去論斷誰的優劣，誰的長短，誰的得失，就是像以平常人的力、目、耳，而還自以為有烏獲之力，離婁之明，師曠之聰，豈非可笑之極！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

原本作「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今據御覽訂正、

敵人謀我的動機初萌，我就運我的智能，戰勝於無形之中，那麼用力既少

，制勝既易，自然可以稱爲善戰。至於交鋒接刃以求勝，雖勝也是難勝，善用兵的，決不舍易就難。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銷患於無形之中，不血一刃，而使敵人來服，天下的人，那裏能夠知道他的智名、勇功。因爲衆人所知的智名、勇功，不過是料敵制勝的智，塞旗斷將的功。

故其戰勝不忒。

要力戰求勝，雖勝也必有敗的時候；能夠見於未形，察於未成，自然百戰百勝，萬無一失。如陳皞說的「籌不虛運，策不徒發。」那裏會有絲毫的差忒呢！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我已窺察敵人有必敗之形，自然能够措置裕如，一無差忒的了。所以梅堯

臣道：『睹其可敗，勝則不差。』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我的法令嚴明，武備充足，戰術精練，攻守得法，事事立於不敗之地，敵人那裏能够戰勝我呢？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管子道：『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敵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

李靖道：『將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赴敵，方始趑趄，左顧右盼，計

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趨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管子是舉先勝而後求戰的利。李靖是舉先戰而後求勝的害。總而言之，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方纔可以稱爲勝兵。若是不知我和敵人的優劣，陳兵輕進，意在求勝，結果必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李筌道：「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擄掠，不伐樹木，污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這就是所謂道和法，我能修治作戰的道，保守制敵之法，勝敗之政，自然操之於我。

兵法：一曰度，

丈尺爲度，就是丈度我和敵國土地的大小、遠近、險易、廣狹。

二曰量，

斗斛爲量，就是量我和敵人經濟力的厚薄，倉廩的虛實，

三曰數，

一十百千萬爲數，就是推算我和敵人的衆寡之數。

四曰稱，

權衡爲稱，就是權衡我和敵人德業的盛衰，民意的向背，才能的長短，兵力的強弱。

五曰勝。

用以上四法稱量我和敵人的優劣，就可以操勝敗之政。

地生度，

我在未出兵以前，應當先度我和敵國國土的大小如何？人口的多少如何？經濟的力量如何？鎗械子彈的利鈍如何？山河的險易如何？道路的迂直如何？

自度一切都比敵人優勝，然後可以起兵。因爲卜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易不能攻險，都和地形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以度地爲先。

度生量，

地的遠近、險易、廣狹，既然度得，然後再酌量我和敵人力量的強弱。

量生數，

既然知道地的遠近、險易、廣狹，及我和敵人的多少、強弱，然後可定用衆用寡的數目。

數生稱，

地的遠近、險易、廣狹，既然度得；力量的強弱、厚薄，既然量得；用衆用寡的數目，既然算得；那麼輕重的所在，自然可以稱得。

稱生勝。

我和敵人的地利、力量、衆寡，既然稱得輕重，自然可以知道勝負。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二十銖爲一兩，二十兩爲一鎰，用一桿天平，一端懸一銖的重量，一端懸一鎰的重量，當然是銖稱不過鎰，鎰壓倒了銖。所以把有制度的兵，去對付沒有制度的兵，以仁義之師，去對付橫暴之寇，就好像稱銖稱鎰的輕重不侔了。

鬼谷子道：『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稱銖。』

勝者之戰，民也，

我的戰勝戰敗，全視民意的如何爲斷，有成已在計篇中反覆詳論，此處再不多贅。

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水積在溪澗裏，形藏跡隱，不可測度他的力量，若是一旦決其口，使之下

湍，那麼狂渾奔注，洶涌澎湃，誰能抵禦得住他的勢呢？所以善於守的，敵人決不容易測度他的力量；及到他乘虛而出，其勢就銳不可當了。

和痛心老人

詩盲

記否蟾蜍蝕影收

一錘誰解報韓仇

齋糧有術偏稱讓

贈策原知不用謀

湯沸任將魚釜嘅

呢喃似訴燕巢憂

求官莫鄙鑿頭像

麟閣由來慣畫猴

孫子與現代

勢篇第五

兵的形既然成，勝敗之政既可操，進一步，就當任勢取勝。所以勢篇次於形篇。

凡是用兵，必須任勢；因爲任勢可以不勞獲勝。而任勢則全在奇正相生，循環不已。本篇的論勢，妙處在奇正的變化無窮。我能出神入化，盡其變化之能，就可使敵人不知我的虛實，難以來和我應戰了。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凡是善治兵的，治百萬之衆，好像治一二人一樣。分是分列部曲，數是行伍的人數。統兵既多，必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各自訓練，惟軍令是從。

，那麼遞相統屬，雖有幾千萬之衆，就能齊之以一了。

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

形是旌旗，名是金鼓。軍政上說：「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用兵既然衆多，相去必遠，耳目的力量，必不能及，所以令士卒望旌旗定行止，聽金鼓定進退。到了現代，由旌旗進而爲旗通信，——卽我國所稱的旗語——由金鼓進而爲軍號，及軍用電話、佈音機等。發號施令，更加來得明確而迅速。及信號一行，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那麼指揮千萬人戰鬪，如同指揮一二人一樣了。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三軍戰鬪的時候，使人人受敵而不敗，在乎奇正相應。奇正之說，各家都不同。尉繚子道：「正兵貴先，奇兵貴後。」魏武道：「先出合戰爲正，後出

爲奇。』李靖道：『兵以前向爲正，後向爲奇。』以上諸家之說，都是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沒有說到循環相變的意思。祇有唐太宗說：『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把奇正混而爲一，使敵人不能測度，可謂善得奇正之用。

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兵若訓練純熟，法令嚴明，又能審察敵情，洞悉虛實，然後興師與敵人作戰，就好像是以礮石的投雞卵，沒有不勝的。孫子論虛實，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我引敵人來攻，就彼勢常虛；我不爲敵人所誘，就我勢常實；以實擊虛，自然必爲我破。當在準備作戰，合軍聚衆的時候，必先定分數；分數既定，然後習形名；形名既正，然後分奇正；奇正既然能够審辨得明白，然後虛實可見；這是兵法一定的次序。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在兩軍相臨的時候，我當先用正兵和他合戰；然後一面再發奇兵，或者攻他的旁面，或者擊他的後面，這就是以正合戰，以奇取勝之法。魏武也說：「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善出奇兵的，能够應變無窮，使敵人不知所測。唐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穿了黑衣元甲，分爲左右隊，令秦叔寶、程咬金各統一隊。每在臨敵的時候，太宗自己也親自被了元甲，伺機而進，使敵人辨不明白奇正。常能以少擊衆，所向無敵。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日月的運行，循環不息；四時的互更，寒暑屢變；奇正的變化，好像是日

月的循環，四時的變更一樣，紛紜渾沌，終始無窮。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聲不過是宮、商、角、徵、羽，然而變入八音，譜成歌詞樂曲，就不可勝聽了。

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色不過是青、黃、赤、白、黑，然而一經畫家的渲染成各種彩色，就不可勝觀了。

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味不過是酸、辛、鹹、甘、苦，然而一經庖廚的烹調，就不可勝嘗了。以五聲、五色、五味之變，譬喻奇正相生的無窮，可知用兵的變化，全在奇正的相生。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戰爭的陣勢，不過是一奇一正。然而奇正的變化，萬途千轍，循環不已，好比五聲、五色、五味的變化，無窮無盡。六韜上說：「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可見奇正是用兵的鈐鍵，制勝的樞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用兵之神妙，奇生正，正生奇，千變萬化，好像玉環的無端，周而復始，誰也不能窮睨他的本末。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水的性是柔而弱的，石的性是堅硬而重的。然而疾流湍激，就可以漂轉巨石。所以善於任勢的，敵軍雖有巨石般的堅而重，我雖似水一般的柔而弱，若是任勢而進，必致被我擊破。

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

鷲是鷹鷂的一屬，節是節量遠近。鷹鷂的擒鳥雀，必盤旋於天空，節量遠近，伺其不備，所以能够一擊即中。這是待而後發的意義。李靖道：「鷲鳥如擊，卑飛斂翼。」王子道：「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所以善於任勢的，非勝不擊，每擊必勝。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凡是險的，其勢必疾。好像水的得到險隘，就順勢而疾下，不能抵禦。節短就力勁，能够因危取勝。所以善於用兵的，必定先度地的遠近，形的廣狹，然後布陣立營，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以五十步爲一節，節節進擊，那就險疾短近，必能取勝。因爲勢迅敵人就難以抵禦，節短敵人就難以退避。

勢如彊弩，節如發機。

弩不疾，就不能遠；矢不近，就不易中；所以勢必險而疾，節必短而速。就是所謂「趨勢尙疾，奮擊貫近。」

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在旌旗翻轉的時候，士卒進退的時候，紛紛紜紜，一離一合，或往或來，看他好像是散亂的；然而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及齊以金鼓，就進退有序，前後有制，整而不亂。在車騎轉行的時候，將士奔馳的時候，渾渾沌沌，行陣縱橫，圓而不方，看他好像毫無規律；然而指趨各有所應，形雖圓而勢不敗。這就是所謂八陣法：根據黃帝的邱井法，用以制兵。井字之形，開方爲九。————五爲陣法，四爲閒地，中間處大將，諸部圍繞四面。在變化的時候，紛紛聚散，渾沌交錯，分而爲八，復而爲一。敵人誤入陣中，必難突出，像武侯的方陣，李靖的六花，都是這個遺制。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能够示敵人以紊亂的，自己必定能够治；能够示敵人以懦怯的，自己必定很勇敢；能够示敵人以羸弱的，自己必定很強；這就是所謂匿形以誤敵人，也就是魏武所說「毀形匿情」的方法。

治亂數也，

凡是行伍各有分畫，部曲都有名數的，必定很能够治；惟是很能够治的，然後能爲僞亂。僞亂的樣子，出入沒有定時，樵採縱橫無序，刁計斗也不嚴密。

梅堯臣道：「以治爲亂，存之乎分數，」張預道：「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太公道：「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勇怯勢也，

凡是用兵能够得勢。就雖怯也能勇；若是失了勢，雖勇也必致於怯；兵法

不是呆板的死法子，必須因勢而定勇怯。魏將龐涓攻韓國，齊將田忌來救韓。孫臏對田忌說道：「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龐涓探知齊兵減竈，大喜道：「吾素知齊怯也！」於是倍日并行追逐，到了馬陵，魏兵中伏，龐涓就死於萬弩之下。這就是勇怯因勢之計。孫臏減竈破魏，傳爲千古美談。

強弱形也。

我實強，示敵以弱；我實弱，示敵以強；故意使敵人見我的僞形，來中我的詭計。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善能動敵的，必能使敵人中計。我強敵弱，當示以羸弱，動之使他來；我弱敵強，當示之以強，動之使他去；這是以強弱動敵。至於我治敵亂，或我亂

敵治，也當以治亂動他。知此，舉一隅，可以三隅反。總而言之：善用兵者，我要戰，敵不得不戰。我要守，敵決不能攻。

予之敵必取之，

誘以小利，敵必來取，我就乘勢擊其空虛。已詳論於計篇中「利而誘之」一句的下面。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敵人貪利，我動之以利，就必失行列，我就以所待之卒擊他，沒有不勝的。

· 像魏武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武暗使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武自潼關北渡，超赴船急戰，正在危急之際，武就放牛馬餌超兵，超兵亂取牛馬，武就得以渡河。後來馬超退拒渭口，武多設疑兵，暗以舟載兵入渭築浮橋，夜間分兵結營於渭南，超來襲營，武就出伏兵破超。這就是「以利動之

，以卒待之」的事實。所謂「予之必取，形之必從，」就是能以利去動他來。我既能以利去動他來，必當先以勁卒待他；等他來，我就加以迎頭痛擊，決沒有不勝之理。王皙道：「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善於任勢的，必激勵士卒，使他自然地鼓動勇氣，奮力殺賊。無須責怒兵將，強使力進。因為得勢於自然，人人樂戰，必勝；專責人力，兵怒卒怨，必敗；這是一定之理。梅堯臣道：「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呂氏春秋上說：「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

故能擇人而任勢。

得勢而戰，怯者能勇，上文已經論過。所謂「擇人任勢」的方法，勇的當使他戰，謹慎的當使他守，善辯的當使他遊說，長於步的使他步，長於騎的使

他騎。我能用其才之所長，責以專任，自然都能勝任愉快。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凡是木石，放置在平正的地上就靜，放置在危險的地上就動，方而正的就止，圓而斜的就行，這是自然之勢。荀子道：「圓走而方止。」三軍當在形勢嚴重約時候，就不懼；到了一無生路的時候，就堅固；至不得已的時候，就死關，也是自然之勢。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不可遏止，是在山，不是在石；戰士卒於險地，不可抵禦，是在勢，不是在人；所以善於任勢的，無人可以抗拒。李靖道：「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厲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

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所以用兵能够任勢，就好像峻坂走丸，用力雖少，成功必大。

孫子與現代

虛實篇第六

形篇是論攻守，勢篇是論奇正。用兵能知攻守之法，然後可知奇正之用；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能知虛實；奇正以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都有連帶的關係，所以虛實篇次於勢篇。

凡是用兵，必定要先知我和敵人的虛實。不知敵人的虛實，就要多方防備，分散軍勢，致使力量單薄，易為敵人擊破。若能先知敵人的虛實，那麼就可避實擊虛，所攻未有不克。

我國一旦和敵人宣戰，以我海岸線之長，倘若要處處置以重兵，那麼我國軍隊雖多，恐怕不够分配。必定先要知道某地是最重要的地方，某地與軍事上

是無足重輕的地方。重要之地，若不堅守，一朝失守，就與大局頗有關係，當然要嚴爲防備，不可稍事疏忽。若是與軍事上無足重輕的地方，敵人雖來騷擾，不生甚麼影響，無庸置以重兵，由綏靖機關嚴爲防備就夠了。戰爭的重心，當然是在主力的地方，主力地的兵力，不可不厚，不要因爲敵人的聲東擊西，忙於調防，分散軍勢，致被敵人乘虛而入，弄得根本搖動。

本篇之論虛實，惟在勞佚二字。虛實的變化，微妙神秘，至於無形可視，無聲可聞，能主敵人死生之命。然而賅括言之，不過是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而已。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主）務（於）已（中）也，（在）。
我先佔據了形勢之地以待敵人來，就士聞馬逸，而力有餘。所謂以佚待勞

，未戰先勝。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便利之地既然先被敵人佔去，我要和他去爭奪而戰，就士勞馬倦，力已不足，必難取勝。所以敵人先處了便利之地，我就應當引兵別據，以示不敵，使敵人來攻我，就可反使敵人勞倦，而我得以安佚。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使敵人來戰，就敵勢常虛；我不去赴戰，就我勢常實；這就是虛彼實我的法術。所以兩軍對峙，形勢相等，力量相同，當使敵人歷險而來，不當使我歷險而去。鬼谷子道：「事實制人，而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制於人者，制命也。」這層意思，和孫子同。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要使敵人受我的所致而自來，最容易的方法，是用利去引誘他。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我要使敵人不來攻我，應當謀其所急，害其所愛，攻其所必救。孫臏走大梁，解邯鄲之圍，就是害其所愛的道理。又有一說：守住敵人險害的要路，使敵人不得自至，這說也通。

故敵佚能勞之，

敵人先處戰地待我，是彼佚我勞，我不可和他去戰，我既不去，彼必自來，那麼就可變佚爲勞。或者多方設詐，彼出我歸，彼歸我去，使他不得休息，弄到他的疲勞之後，我就用全力壓他，必獲全勝。

飽能飢之，

兵有主客之分，主能常飽，客必常飢。我先舉兵，就我爲客，敵爲主。我必設計奪其積聚，就是所謂「因糧於敵，餽穀於彼。」於是我就以反飢爲飽。

，變客爲主。若是敵先舉兵，就我爲主，敵爲客，我可絕其糧道，使他不得運輸。敵兵乏糧，急來攻我，我堅守勿出，待他引兵退去，出精兵追擊其後，必獲大勝。然而饑敵的法術很多，不止一端，要在能臨事應機爲上。

安能動之，

敵人若是安守自固，不欲速戰，我就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必救，使他不得不動。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這就是攻其所愛，必爲我動的例證。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周文帝道：『平蜀制梁，在』

茲一舉。』諸將議論不一，獨將軍尉遲迴道：『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攻其腹心，彼必向風不守。』周文帝聽了這一番議論，很以為是，就命尉遲迴伐蜀。說道：『伐蜀之事，一以委公！』後竟平蜀而還。所以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行千里不勞。又像鄧艾行陰平七百里，如行無人之地，何嘗有勞倦之患呢？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凡是敵人不備的地方，每攻必取。敵人備其東，我就擊其西；敵人備其南，我就擊其北；若是敵人四面都有防備，我就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能够如此攻敵，敵人終難兼顧。所謂「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自然攻而必取了。在上海戰爭初起的時候，有一位朋友問我道：『先生素知兵法，以

你的眼光看來，戰爭的結果怎樣？」我對他說道：「以我這次士氣之盛，千古以來所僅有，敵人必難取勝；但我後路空虛，中央援兵不至，敵人若有知兵的人，一旦襲我空虛，攻我不守，結果一定不堪設想，」後來果然以我兵士抱決死之心，一戰敗鹽澤，再戰挫野村，三戰潰植田，相持一月有餘。後以白川分兵襲我瀏河，我軍不得已，就退出上海，致吳淞江灣閘北等處，一時落於敵人

之手，都應了我的話。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善於守的，能使敵人無從測度，不敢輕進。如果敵人擊我西，我必應其西，備其東；敵人攻我南，我必應其南，守其北；敵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備。所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敵人怎能逞其志呢？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善攻者，動如雷霆，使敵人無從防備；善守者，靜如壤泉，使敵人無從測度；總而言之，情不外洩，方可稱爲精乎攻守。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孫子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可稱盡變化之極！我實在是實的，必使敵人視我爲虛；我實在是虛的，必使敵人視我爲實；敵實而示我以虛，我能使之虛；敵虛而示我以實，我能知其非實；敵人不能識我的虛實，我定能審敵人的虛實，如此方可稱爲神微。我要攻敵，必知敵人之守，所守者爲實，所不守者爲虛；我必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來攻我，必知敵人之攻，所攻者爲不急，所不攻者爲要；我就示敵以虛，鬪我之實。敵示形在東，我必防其西，敵示形於南，我必備其北。所以我取攻勢，敵人不知所當守；我取守勢，

敵人不知所當攻；攻守之變，都出於虛虛實實的一法。虛實之變，能够如此，可謂入於神微之奧！所謂「無形無聲」的一句話，不過是使敵人不能窺探我的虛實罷了。因為動三軍之衆，舉百萬之師，那裏可以無形無聲，使敵人不知道呢？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在兩軍對壘的時候，一見敵人有虛隙可乘，我就急進衝其虛，那麼勢如破竹，敵人必定不能抵禦；獲利而退，就趕快還壁固守，敵人決計無從追擊；因為兵情主速，我能風來電往，敵人何從制我呢？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我爲客，敵爲主，我兵強食少，敵勢弱糧多，就我利在速戰；我若攻其所必救，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必不能守，而不得不來與我戰。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我爲主，敵爲客，我糧多卒少，敵食少兵多，就我利在守；我能示以疑形，乖其所爲，雖無營壘之固，敵人必不敢與我戰。諸葛武侯屯兵陽平。司馬懿乘勝來攻，武侯偃旗息鼓，開門却灑，懿疑有伏兵，就退去。這就是示以乖道，使敵疑而不敢進的道理。畫地是極言其易。李筌道：「若入敵境，則用太一遁甲真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我的正，使敵人視以爲奇，我的奇，使敵人視以爲正，是形人之法；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是無形之法；敵形既露，我就可合衆以攻；我形不彰，敵必分勢防備；我專敵分，自然必勝。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

我料見了敵形，察知了虛實，就所備者少，可專其實力於一處；敵人不能見我的形，不知我的虛實，必須多方防備，兵力分散；以我專一的兵，擊敵人分散的兵，就好像以十倍擊一倍了。

則我衆而敵寡。

我專爲一，就雖寡猶衆。敵勢分散，就雖衆猶寡。

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兵勢聚則強，兵勢散則弱，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以衆擊寡，以專擊散，就用力少而成功多，這也是一定不易的道理。知道了此理，所與戰的勝敗_✓就可_印約我的_力，不必多費兵力了。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我的形不露，就能使敵人不知我之所從出；就是能够知我之所從出，不能

知我之所從舉；即使知我之所從舉，決不能知我之所從集；我既能如此，敵人那裏可以不處處防備我呢？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敵人不能測我車從那裏出，騎從那裏來，徒從那裏進，那麼所備必多，軍勢必致分散；軍勢既散，我和他接戰，就好像以大兵臨孤軍了。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凡是用兵，防備的地方既多，兵力沒有不分散之理；兵力既然分散，自然雖衆必寡。吳子道：「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我分兵備人來攻，就兵力單薄，雖衆猶寡，非但不能致人，必定反被人致

我能形藏情密，出沒無定，敵必分兵備我，那就我能致人，不爲人致。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凡是用兵，戰爭的地點，會師的日期，非先知不可。能够先知戰地戰日，雖隔千里之遠，人人可以如期而至。像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至若孫臏誘龐涓至馬陵，度日暮必至，是又知戰時了。在瀝戰時，我援兵不能如期而至，以至失機，乃是不知兵法的過失。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不知敵人在何地和我會兵，何日和我接戰，就所備不專，所守不固，一旦敵人來攻，必致倉惶失措，左右前後，都不能相救。又况首尾相去有數十里，

或者數里嗎？所以管子道：「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吾是指吳國。孫子與闔閭論兵，以爲越人不知戰地和戰日，兵雖多，我能分其勢而使之力薄，愁他什麼？

故曰：勝可爲也。

形篇上說「勝可知而不可爲」，這裏又說「勝可爲」，不是前後矛盾嗎？不然！形篇論攻守之勢，是說敵若有備，就勝可知，不可必爲。這裏專指越人，越人尙不知吳國會戰之地和接戰之日，所以勝可爲，杜牧道：「爲勝在我。」我們和敵人作戰，不使敵人先知戰地戰日，勝亦一定可爲。

敵雖衆，可使無鬪。

敵兵雖多，我能分散他的勢，使他不得併力同進，自然可使他不能和我戰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看敵兵的舉措，就可測度敵人的軍情；既能測度其軍情，就可知敵人得失之計。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我激作敵人，看他的喜怒，就可知道他動靜之理。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文公就知子玉容易躁動。諸葛武侯遺巾幘以怒司馬懿，司馬反而寬待使者，武侯就知司馬的安靜，不易激動。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我形之以弱，敵必進；我形之以強，敵必退；因敵人的一進一退，就可以知道他所據之地，是死是生。知其死生，就可知敵人的有謀無謀。因為有謀者

必處生地，無謀者必處死地。死地是傾覆之地，生地是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角是量，以我的有餘，角量敵人的不足，以我的不足，角量敵人的有餘。

有餘爲強，不足爲弱，角量敵形，就可以知道敵人的強弱。唐太宗道：「凡臨

陣常以吾強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強，苟非角量，安能知之？」管子道：「善

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

用兵之道，神妙至極點，就是無形。我形不露於外，敵人雖用深間來窺我，決不能知我的虛實、強弱；敵人不能知我的虛實、強弱，雖有智能之士，也決計不能謀我。

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

錯是置。窺敵人的形以蠶勝敗。非智者不能，也非衆人所能得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戰勝之後，人人都能知我勝敵；但我所以因敵形制勝之道，就無人可得而知了。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已勝之後，不可再用前謀，但隨敵形應變，方能出奇無窮。梅堯臣道：「不執故態，應變有機。」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兵的形勢，像水的流行，遲速、順逆，沒有一定的形。然而水的避高趨下，兵的避實趨虛，乃是一定的道理。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是自然之勢。六韜上說：『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水的方、圓、斜、直，因地成形。兵的虛、實、強、弱，隨敵取勝。

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兵有變動，當然是沒有一定之勢。地有高下，所以水也決無一定之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兵有常理，而沒有常勢；水有常性，而沒有常形；兵的常理，是在擊虛；

沒有常勢，是在因敵制勝。水的常性，是在就下；沒有常形，是在因地成形。

所以用兵的行權應變，全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就可稱為神妙。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兵勢的無定，好像五行的休四王相，遞相勝剋，四時的寒來暑往，交相代謝。日在春、夏、秋、冬，有晝夜的長短不均；月在朔、望，有晦、明、死、生的不常；用兵也未嘗不是這個樣子。魏武道：「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滬戰退兵憤賦

痛心老人

淞滬旌旗一夕收

孤軍誰與賊同仇

沙場空喋男兒血

道路喧傳鬼蜮謀

烈士有靈應作祟

中原無地可埋憂

遙聞國難徵羣議

又見登場戲沐猴

孫子與現代

軍爭篇第七

凡是兩軍相對以爭勝利，必定要先知道我和敵人的虛實；既知虛實，自然能够與人爭勝。所以本篇列於虛實篇之後。

本篇的論軍爭，先論迂直之計，後論治氣、治心、治力、治變之道。因為不知迂直，不能與人爭便利之地。能治氣、治心、治力，就能够以我之氣，奪敵人之氣；以我之心，奪敵人之心；以我之力，奪敵人之力。苟能善治奪氣、奪心、奪力等變化之道，就我能處處制人，處處不爲人制。在兩軍相臨的時候，一發就勝敗立判。誰勝誰敗，惟在誰得利，誰不得利，誰能制人，誰被人制爲斷。所以用兵的，要爭勝，必在先爭利，先能制人。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用兵第一個目標，是在受命伐叛。所以當受命之日，必遵廟算之勝，正己之名，暴人之罪，然後師出境外，恭行天討，那麼自然天下莫我能禦了。荀子道：「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可見用兵的本義了。

合軍聚衆，交和而舍，

動員令一下，必聚集全國的軍隊，合爲一個大軍陣；軍陣既合，惟有一人的命令是從；而將士尤須上下相交和睦，方才出兵營舍，可以取勝而回。吳子道：「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就是這個道理。我國果能精誠團結，上下一心，共赴國難，何患倭虜的不被我殲滅呢？

莫難於軍爭。

用兵是最危險的事情，一失機宜，非但喪師失地，且有亡國之憂。所以與

人相對爭利，是天下惟一的難事，怎麼可以不謹慎！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合軍聚衆，交和而舍，都有一定的舊制。至於變迂曲的道路而爲近直的道路，轉患害的事情而爲便利的事情，乃是軍爭上最難的事。凡是所征的國，道路險要迂曲，進兵患多利少，我必分兵出奇，隨地用鄉人引導，由直路進兵，乘其不備而擊之，那麼雖爲冒險之舉，然而得利必速。所以本篇下文說：「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像晉命鍾會鄧艾伐蜀，鄧艾偷渡陰平，蜀無備而降，就是以迂爲直，以患爲利的事實。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以迂爲直，是我示敵人以迂遠。待敵意既怠，再誘之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我就倍道兼行，出其不意，自然能够後發先至，先據要地。戰國時秦伐韓

闕與·趙王令趙奢去救·奢去邯鄲三十里下寨，令軍中道：「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在武安的西面鼓譟勸兵，武安的屋瓦，爲之震動。軍中有一人進言道：「急救武安！」趙奢就把那人立斬，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深溝高壘以守。後來秦使間諜來探·趙奢反以好言寬慰，待以酒食。間諜回報秦將，秦將道：「誰說趙奢能用兵，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反而增壘以守，闕與非趙所有矣！」趙奢既然放了秦間，就下令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自己引軍先據北山·秦人聽了這個消息，率衆來爭·趙奢併力攻擊，大破秦軍，闕與之圍遂解·這就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的計策。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凡兩軍必爭之地，能够爭得的就得利，不能够爭得的就受危。所以賈林道：「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敵先據其地，我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

，危之道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行軍用師，要把所有的軍隊，同時開至目的地，那麼人多行緩，必不能及，惟有派輕騎先往，後軍徐至。若是必定要竭軍往爭，那麼必須潛設奇計，使敵人不識我謀，方能先敵而至。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舉一軍所有之物，同時並進，就重滯遲緩，必不能先據要地。倘若委棄輜重，輕兵前進，那麼敵人乘虛而來，抄截我後，必致捐棄輜重。所以舉軍爭利，委軍爭利，都非善策。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行軍不慮以上二事，徒知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被敵人察知，邀擊我後，那麼三軍之將，必爲敵人所擒。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古時行軍，無鐵路可以運兵，都是徒步而行。中國在今日，鐵路還少，行軍之法，尙須採用古法。古時行軍之法，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爲再舍，晝夜不息，就能行百里，若是晝夜不停的趕往前去爭利，就疲者多，而健者少，疆弩之末，已不能穿營縞，還有什麼力量可以爭利呢？所謂十一而至的方法，如在不得已而必須爭利的時候，須在萬人中選最健的一千人先發，其餘的依了強弱在後續發。先發的平旦而到，其餘的或巳午到，或未申到，於是就可各不竭力，聲響相接。凡是爭利，必是爭奪要害，有十分之一的勁旅先到，一定能够抗拒敵人；況且後面尙有十分之九可以繼續後至。能够如此行軍，雖

遠必不疲勞。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

離開百里爭利，十人中擇勁者一人先到；離開五十里爭利，十人中擇勁者五人先到。——就是所謂半至的意義。若不是這樣，必定挫蹶軍威，如何還能得利？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離開三十里爭利，十人中可選勁者六七人先到，因為道近不疲，可發十分之六七先去爭利，十分之三四後至，作為聲援。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輜重是軍械，委積是貨財。軍中缺乏軍械，已是武器不能供給，怎麼能够禦敵呢？缺乏糧食，必致枵腹臨陣，有何力量可以戰爭？貨財不足，必定難以

持久，也不可用兵。這三樣，都是覆亡之道，用兵的不可以不知。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凡是用兵，結交鄰國，作我的交援，固然是最重要的的事；然而鄰國的實情，一定要預先知道。否則一旦翻覆，爲害不淺。

我們對日作戰，有的人主張聯俄，有的人主張聯美，有的人以爲信賴國聯會，就可制日本的暴行，消弭戰禍了。我以爲一樣都靠不住，祇有聯合弱小民族，才有解決。我那朋友又笑我蠢了，以爲弱小民族是被壓迫者，自願還來不及，怎麼還會來輔助我們中國呢？須要曉得：全世界十五萬萬的人民，二萬萬五千萬人是統治者，有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被統治者。在這民族自決潮流澎湃的時期中，誰不要想解除束縛，以謀獨立。我們要打倒這與潮流逆趨的尙以侵略政策作爲最後掙扎的日本，自然弱小民族的力量來得大。所謂俄，所謂美，

所謂國聯會，誰不是專以侵略爲能事的。我們要去親近他，要去聯絡他，要去請他來幫我，真是所說的「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惟有喚起十二萬萬五千萬的被壓迫的民族，自堅壁壘，一同起來打倒二萬萬五千萬的吃人的野蠻民族，才能得到最後的解決。政府的信賴國聯會，已經走錯了途徑，怎麼還可以再向赤白帝國主義者去聯合呢？然而在用兵的時期，不妨相互爲用。不過要像兄弟般的親他，要像虎狼般的防他。須要使他爲我利用，切不可我受他的牽制。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高而隆起的爲山，衆木所聚的爲林，坑坎而狹隘的爲險，一高一下的爲阻，水草漸洳的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的爲澤。以上的地形，都要先知那裏是合宜，那裏是不合宜，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否則身處絕地而不自覺，必遭覆敗。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入敵國的境地，第一當熟悉地理，這固然不必說。至於山川的隘狹，地土的卑濕、高燥，井泉的便利不便利，都非用鄉導不能知。管子道：「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轆轤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平陸、邱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以上管子所舉的，就是非用鄉人引導，不能得地利。鄉導略上說：「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境外，終不能獲寇矣。」易經上也說：「即鹿無虞。」凡是奉命聲討，到從未經歷之地，聲教未通，音譯所絕，我孤軍前進，敵嚴陣以待，客主之勢，相差已遠。況且用兵彼此專任詭譎，如果毫不計算，冒險長

驅而直進，躋危就有壘決之害，醉行就有暴來之鬪，夜止就有虛驚之憂，倉猝無備，落其彀中，那麼真可說是擁熊虎之師，自投於陷阱了。所以鄉導的對於行軍，關係實在重大。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用兵以變詐爲本，使敵人不知我的奇正所在，就我的勝算可立。有利就動，無利就守，兵不妄發，就我的利不失。有時分散其形，有時合聚其勢，都因敵人的動靜爲變化，就我的動靜難測。李靖兵法上說：「兵散則以合爲奇，兵合則以散爲奇，三合五中，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論分合的變化，可爲神妙之極！

故其疾如風，

在進退的時候，能疾如暴風，來去無跡，就所向披靡，敵人必難禦我。

其徐如林，

在緩行的時候，必須要有行列，好像林木的森然不亂；能够如此，敵人就不能掩襲我後。

侵掠如火，

侵掠敵國，要猛烈如火，使敵人不能禦我。詩經上說：『如火如荼，莫我敢遏。』就是這個意思。

不動如山，

在堅守的時候，不可輕信敵人的誑惑；要安固如山，屹然不動。荀子議兵篇上說：『圓居而方正，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這就是說在不動的時候，要好像如山石一樣的不可犯；犯他反而立刻毀損自己的角。

難知如陰，

軍機的秘密，要隱幽莫測，好像如陰雲的蔽天，不見列宿之象的樣子。

動如雷霆，

在動的時候，要好像迅雷從天空擊下的樣子，使人不知所避。太公道：「疾電不及瞬目，迅雷不及掩耳。」極言動的迅疾。

掠鄉分衆，

這是因敵制勝的道理。我旌旗之所指向，必定要能分散敵人的兵勢。掠鄉當作指向。

廓地分利，

既得敵國的土地，必須廓視地形，佔據使利之地。這就是所謂「得其地，

必分其利。」

懸權而動，

尉繚子上說：「權敵審將而後舉。」就是說必先權量敵情的輕重，審察敵將的賢愚，然後可以與師動衆。因爲先動者爲客，後動者爲主，客難主易。所以必先懸權我和敵人的輕重，有銖銖之別，然後可以發動。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凡是與人爭利，必定先要審察道路的遠近、迂直；能够知道遠近、迂直之計，就決無勞頓之患；而且進退遲速，可以不失機宜。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原本作金鼓
通典、北

堂書鈔、太平御覽、都作鼓鐸、作

金鼓者、爲後人所改、今訂正、

軍政是古軍書。聽金鼓進退，瞻旌旗行止。解見勢篇。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原本民作人、今從
北堂書鈔更正、

用金、鼓、旌、旗，齊一耳目視聽，使知進退之度。耳目既能齊一，自然

百萬之衆，能够進退如一了。呂不韋道：『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軍法上說：『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荀子道：『令不進而進，猶

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戰國時，吳起與秦人戰，鼓尙未作，有一夫不勝其

勇，前獲雙首，卽來請功。吳起令斬之。軍吏進諫道：『此材士也，不可斬。

』吳起道：『信材士，非令也。』就把他梟首示衆，於是軍令嚴肅，聞鼓而進，聞金而退，麾左則左，麾右則右，惟金鼓旌旗之號令是從，卒破秦軍而還。

對日作戰總動員之後，惟當一人之令以從，切忌號令不一，各自爲謀。若

是此軍與彼軍相傾，這師與那師相軋，那麼內部自亂，適足示敵人以隙，未戰先敗。想我全國武裝同志，以共赴國難爲職志，決計不致有這種情形發現出來

的吧！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

有一個朋友問我道：「黑夜戰爭，我多設火鼓，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反有害處。」「夜戰多火鼓」的一語，究竟是什麼用意？」這話問得的確很有意思。然而這是孫武論兵的妙處。凡是夜戰，必定是敵人來襲我的營壘，我不得已而和他應戰。其法要先知立營之法。所以兵志上說：「止則爲營，行則爲陣。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繞；大將之營，居於中央；隔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能够這樣立營，敵人黑夜來襲我，我就擊鼓燃火，諸營齊應。敵人入我陣線，爲我火鼓所亂，就東南西北，不能自辨。我就勁弩強弓，四面齊發，那麼敵人雖有韓信白起之將，鬼神不測之兵，必爲我敗。在黑夜惟恐敵人不來襲我，若是

來，必能使他盡入羅網。夜戰火鼓不息，晝戰旌旗相續，都是變亂敵人耳目的方法。所以吳子應變篇上說：『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

故三軍可奪氣

奪氣是奪敵人的銳氣。凡是用兵，能激動士卒，使上下同怒，其鋒銳不可當。所以敵人新來，在銳氣旺盛的時候，決不可以和他戰爭。等到他氣衰力倦之後和他戰，必勝。因爲敵人的銳氣，已被我所奪，自然必定勝利。左傳：齊伐魯，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劓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劓的說一鼓作氣，是說初來之氣必盛。再而衰，三而竭

，是說陳久人馬必倦，氣必衰。這就是奪氣的方法。李靖道：「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氣，須要常養我的氣，使氣久盛而不衰。然後敵人的氣，可以爲我所奪。呂不韋道：「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可見氣的重要了。

將軍可奪心。

將軍的心，是軍中的主腦。凡是治、亂、勇、怯，都主於心。所以善制敵者，必怒而使之憤，撓而使之亂，卑而使之驕，迫而使之懼，那麼敵人的心謀，就可爲我所奪。李靖道：「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心之術，惟有善養我的心，使安閒不亂；然後敵人之心，可以爲我所奪。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凡是初來的氣必盛，稍留就怠，久則惰而思歸。初來之氣方盛，不可戰。久怠意歸，兵無鬪志，擊之必勝。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凡是善用兵的，當敵人氣勢銳盛的時候，必堅守以避其鋒。等到他久倦思歸的時候，然後出兵擊他。這就是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司馬法嚴位篇上說：「凡戰，以力久，以氣勝。」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將以一人之身，一人之心，率百萬之師，臨虎狼之敵，一切權謀智略，都措置在胸臆之中，不是中心廓然，方寸不亂，怎麼能够應變不窮，處事不迷，遇大難不驚，接萬物不惑呢？所以以我之治，就可以待敵人的亂。以我之靜，

就可以待敵人的講，能够如此治心。雖然敵有百萬之衆，我却看他如無物。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能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就是孫子所說「致人而不致於人」的道理。我能致人，而不被敵人所致，自然我的力能够常裕，敵人之力必常困乏了。

無要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要當作邀。正正是形名的齊整，堂堂是形陣的廣大。敵人有這樣的氣勢，決不可以輕戰。軍政上說：「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說：「強而避之。」這是善治變化的道理。用兵能够識權達變，就能常處於不敗之地。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敵人依據山陵，陳兵待我，必不可輕進。因地勢既不便利，而又有殞石之

憂。敵若背丘爲陣，沒有後患，亦不可仰擊。應當引他到平地上來戰鬪。自下趨高力必乏，自高臨下勢必順，這是一定的道理。諸葛武侯道：『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人從高而來，不可迎戰，因爲勢不順。引至平地，然後可以合戰。

佯北勿從，

當敵人敗北的時候，必定要審他的真僞。若是旗鼓相應，號令齊一，安安閒閒的退出，不是真敗，必有奇伏；我若追他，必定中他的奸計。若是旗靡轍亂，人驚馬駭，乃是真敗，然後追擊，必能獲利。若是敵軍在氣勢未衰的時候，忽然奔北，也必定有奇伏，切不可深從，深從必敗。太公道：『夫出甲陳兵，從卒亂行者，欲以爲變也。』

銳卒勿攻，

敵人若是乘銳而來，其勢必不可當，應當待其氣衰力挫，兵疲意沮的時候，我奮力攻擊，必能獲勝。唐太宗征薛仁果，賊兵氣勢甚銳，常來挑戰，諸將都請戰。太宗道：「賊勢盛，當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後來果然破敵。

餌兵勿食，

當敵人棄飲食而去，必先嘗試，不可得到就吃，恐怕有毒。後魏文帝時，

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率衆討賊。濟陰王釀了許多毒酒，放置營中。及賊兵逼

近的時候，就棄營而走。賊兵得了酒食，欣喜競飲。等到酒酣毒發，王就簡從

輕騎回擊，獲俘虜萬餘而還。三略上說：「香餌之下，必有懸魚。」所以魚貪

餌，必爲釣者所得，兵貪餌，必爲敵人所敗。可是餌兵不但置毒於飲食，凡是

以小利誘敵，都是餌兵之計。像魏武以牛羊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牲

畜餌不勒等都是。所謂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人若是用小利來釣我，我必不可以去上他的鈎子。

歸師勿遏，

戰爭的目的，在使敵人能够屈服。敵人既有歸心，是必能屈服我了，我可不必要遏其歸路。我若必欲遏其歸路，那麼敵人^身人人懷歸，必死力奮鬪，於我必有不利。後涼呂宏攻段業，屢戰不勝，將東走。段業要遏他的歸路，部將沮渠蒙孫諫道：「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段業道：「一日縱敵，悔將無及。」於是率衆遏其歸路，預備一網打盡。不料呂宏的兵，因爲歸心很切，人人死戰，個個奮鬪，竟將段業打敗。魏武既破劉表之後，對荀彧說道：「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也。」古人犯此致敗的很多，所以用兵者不可不戒。

圍師必闕，

圍其三面，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使敵人無固守之志，死戰之心，我可擊而驅之，取其城邑。後漢朱雋討黃巾餘賊，賊將韓忠據宛城，乞降不許。朱雋圍城急攻，數日不克。雋就登山看其動靜。忽然覺悟起來，對他的部下說道：「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撤圍，并兵入城，賊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此易破之道也。」後來解其一面，忠果出戰，就破了宛城。又魏武圍壺關，下令道：「城拔皆坑之！」連攻月餘不下。曹仁道：「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魏武依了他的計，壺關就拔。

窮寇勿迫，

烏窮則搏，獸窮則噬，這是一定的道理。若是敵人破釜沈舟，示以必死，切不可迫之太甚。趙充國道：『緩之則走而不顧，急之則還以致死。』用兵的不可不知此道。

此用兵之法也。

鄭氏遺說法字上有妙字、通典御覽皆無、

這是指「高陵勿向」以下而說。孫子十三篇，都是論用兵之法，何以這一段却特別的鄭重申明呢？因為這一段是兵家所當戒的，若是犯了他，就雖處優勝的地位，也必致失敗。用兵的不可不知，而尤不可以不戒！所以孫子把他特別的提出來，警戒後世用兵的人。鬼谷子道：『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暗合此理。

過戰區感賦

張孟享

百戰空揮反日戈

新亭收涕看山河

蟲沙彈指成殘劫

人海藏身感逝波

莽莽中原烽火遍

漫漫長管絃夜多

驚心世事雲千變

奈此沉酣獅夢何

孫子與現代

九變篇第八

用兵能够不拘常法，臨機應變，從宜而行就是變。九是數之極，就是說用兵須要極盡其變化。我與敵人爭利，既知迂直之道，及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等常法，進一層，必須極盡變化，使敵人不知所測，而我能常制敵人，所以九變次於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解見上文。

圯地無舍，

舍是駐紮軍隊。擇地駐兵，第一要趨利避害。凡是山林、險阻、沮澤，無

所依據之地，就是圯地。行軍遇到這種地方，切不可駐兵，以速去爲宜。

衢地合交，

交是結交鄰國。凡是四通之地爲衢地。我與鄰國相通之地，鄰國也必能和敵相通。所以我兵處衢地，當先以重聘結交，作我的交援；否則必爲敵人所結

，我就受其大害。好像美國革命的成功，全恃法國做他的交援，牽制英國的後

方。否則華盛頓的偉業，成與不成，尙在不可必之間。日俄戰爭，英不袒日，

俄不敗。歐戰時，無美國加入協商，德國自起革命，威廉恐怕也不容易打倒。

絕地無留，

凡是沒有泉井、畜牧、採樵之地，及溪、谷、坎、險無路可通之地，都是絕地。到了這種地方，萬萬不可停留。

圍地則謀，

敵人可以往來。我難以出入，居於四險之中的地，就叫圍地。處在這種地方，當設奇謀，使敵人不能害我。像漢高祖被匈奴所圍，用了陳平的奇謀，遂得解圍而出。

死地則戰。

走無所往，前後有礙的地，就叫死地。處於死地，當速戰求生；若緩而不戰，糧絕氣衰，必死無疑。

從「圯地無舍」到這裏，是舉九變的大略。有人以爲九變當有九種變化，何以孫子祇舉五端呢？說這話的，真是刻舟求劍的一個呆子。用兵的道理，奚止千變萬化，難道祇有九種變化就可以盡了嗎？把九字當作數字講，是不通的。我在上面已經說明九是數之極，是無窮無盡的意思。

塗有所不由，

險阨便捷之路，有時可從，有時不可從。像韓信知道陳餘不用李左車的計，敢入井陘口；武侯知魏國有備，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就是這個意思。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去，就路近而險；從充道去，就路平而遠；帝問究從那條路去？耿舒要從充道進兵，馬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扼其咽喉以破賊，比較道近而速。帝從馬援的計策，就進營壺頭。不料賊兵乘高守隘，水急船不能上，又逢暑氣熏蒸的時候，士卒多患疫病而死，援亦病卒軍中，功遂不成。耿舒寄兄一信說道：「……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而死，誠可痛惜……」可見險阨之地，非得到極有把握，必不可從。像伏波乃千古名將，尙受壺頭之困。武侯爲萬世軍師，不敢冒險入子午。所以行險以僥倖，決非軍中之福。

軍有所不擊，

兩軍相臨，要解決勝負，必須攻擊。然而勝他於我沒有利，縱他於我沒有害，就不必去擊他。上文所說「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追」等，都在不擊之例。如果遇到這種情形之下，宣示以威勢，使他驚恐自退，乃是上策。

城有所不攻，

敵人深溝高壘，城堅壁厚，我取了他的城，沒有什麼利益，不拔反而挫我的兵勢，當以不攻爲宜。魏武道：「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地有所不爭，

無益之地，得了他，不便於戰，失了他，無害於己。就不必去爭他。又遼遠之地，雖得總非己有，也不必去爭他。吳王夫差伐齊，伍子胥進諫道：「今

我伐齊獲其地，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夫差不聽，後來竟爲越國所滅。

君命有所不受。

軍事瞬息萬變，惟將軍之令自專，方可決必勝之策。倘使事事受制於元首的命令，必難取勝。尉繚子道：「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論語上也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太公道：「軍中之事，不聞君命。」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將帥的責任，惟在機權。能够遇勢則變，因利而制，不拘常道，盡事理的變化，然後可以用兵。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將雖能知道地形，而不通權變，非但不能得地形上的利，恐怕要反受他的害處；所以將以適變爲貴。梅堯臣道：「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能通九變之術，雖知有利必不取。譬如塗近當由，然知有險阻奇伏之變就不由；軍危當擊，然知有窮蹙死鬪之變就不擊；城孤當攻，然知糧充械銳，將智兵勇，有不測之變就不攻；地雖可爭，然知得之難守，失之無損，爭之反有傷士殺將之變就不爭；君命雖宜受，然知有內御不利之變就不受；以上五事，都在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若是塗近必由，軍危必擊，城孤必攻，地可取必爭，君命必受，不知權變，非但不得人之用，必有敗軍覆將之害。所以王皙道：「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智者的慮事，雖處便利的時候，必思有無危害；雖處危害的環境，必思怎樣可以轉害爲利；是無事不慮，無時不慮的。魏武道：「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這就可以稱爲智者之慮。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信是申。我要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其利，不顧其害。須要把敵人害我之事，常常參雜而計量，然後我所務的利，就可以申行了。春秋時，鄭國打勝了蔡國，鄭人都稱賀。惟子產很怕的說道：「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來鄭國果然敗於楚國，從此一蹶不振，所以在利必思害。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要解除患難，不可一見敵人能害我，就一籌莫展，不思所以解患之道。必須要想我如何可以取敵人之利，以解除我的患難，然後患難可解。譬如敵人圍

我，我若但知破陣突圍而出，那麼必致兵疲力倦，反爲敵人殲滅。所以賈林道：「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現在正是水深火熱，危急萬分的時候。我們怎麼自救呢？吳子圖國篇上說：「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是現在救國的要策。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我能致敵人於受害之地，敵人自然屈服。害敵之計很多：或者離間敵人的君臣，使他上下相疑；或者搗亂敵國的經濟，使他人疲財耗；或者鼓動敵國的人民離叛，使他國內自亂；這都是害敵的道理。舉一可以三反，希望讀者們多想點屈人的法術出來，負一些救國的責任。

役諸侯者以業，

用事役去勞敵國，使敵國不得休息。然而要用事役去勞敵國，必定要自己

實業發達，製造精良，然後我可用奇技巧藝，誘亂功能，使敵國勞於仿造，耗費國帑。我國處現在的地位，却敵能勞我，我不能勞敵人。然而在此時期，能够竭力提倡國貨，使實業發達。致敵國生產過剩，人人失業，就可以立刻制敵國的死命呢！

趨諸侯者以利。

用小利引誘敵人，使敵人自來墮我計中。張預道：「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吳略上說：「君子當治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所謂有文事，必須要有武功。何況在強鄰虎視眈眈有強權無公理的時候呢？」

自從民國四年袁政府和日本簽訂了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之後，目光稍遠的人，早已料到日本必定要用武力侵略滿蒙，實現他的侵略政策。所以憂國之士，都惴惴的以國防不固爲慮。不料十多年來，無日不是兵連禍結，自相殘殺，而在那裏斷喪國家的原氣，對於國防二字，竟毫沒有注意！到了敵人乘虛侵入，祇知遷都退避，不肯毅然決然的備戰。袞袞諸公，未免有乖此義。

故將有五危：

將有以下五危之一，必致覆敗。

必死可殺也，

將若勇而無謀，徒知死鬪，必中敵人之計，爲敵人所殺。這種人不可以任他爲大將。吳子道：『凡人之論將，常觀其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必生可虜也，

將若臨陣畏怯，定欲生還，必被敵人所虜。這種人也不可以任他爲大將。

新訓上說：『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

忿速可侮也，

將若剛愎偏急，忿速易怒，一被敵人侮辱，必輕進不顧利害，這種人也不

可以任他爲大將。魏武道：『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

廉潔可辱也，

將若廉潔自愛，必殉名不顧其他。這種人，祇可任他做地方官，不可任他

爲大將。魏武道：『廉潔之人，可污辱致之也。』

愛民可煩也，

將若愛民，惟恐敵人殺傷其百姓。敵人曉得他有這種毛病，就東去殺百姓

，使他到東面去救；西去焚民舍，使他到西面去援；到煩勞困頓之後，自然必敗；百姓反而多遭殺傷。所以這種人，也非大將之才。然而百姓固然要愛的，愛民應當要審利害；若是無微不救，無遠不援，那麼必中敵人煩頓之計。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凡是守一不變的庸才，委以大將之任，必是軍中之災，國家的害。至於良將，雖勇不必死，雖怯不必生，雖剛不可侮，雖廉不可辱，雖仁不可煩。動靜以計，不以喜怒。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以上不識權變的人，若是任他爲大將，非但覆軍殺將，且關係於國家的存亡，那裏可以不慎呢！

桃花行

公園春駐馬留影紅桃下
個儂嗔我攀枝折葉頻
咨嗟顰眉蹙怨落花
落花遍地堆如錦
摧殘蹴踏心何忍
美人爾自惜落花志士
由來重家君不見
暴寇侵凌無時已
長城萬里將誰倚
誓百障川川復東戰
袍洒血桃花紅
桃花麗日意悠悠
征馬多情去復休
我近桃花動憐惜
肯任飄零顛顛逐
東流

右爲十九路師長沈光漢近作

孫子與現代

行軍篇第九

行軍應當選擇便利之地，還要能够窺察敵人的動靜。凡是能够識權達變，趨利避害的人，然後可以與言行軍之道。所以行軍篇次於九變篇。

本篇論行軍之法，先論處軍，後論相敵。惟能處軍得宜，料敵如神，方可保其常勝，本篇的重要，可以知道。凡是用兵的人，都宜熟讀此篇。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行軍必定先要知道處軍的合宜不合宜，及逆料敵人的情形如何。本篇的論處軍，舉處山、處水、處斥澤、處平陸四個例子；論相敵，舉出三十一個例子；熟此自能應變無窮。相敵就是料敵。

絕山依谷，

絕山是越過山陵。依谷是近谷而處。凡是行軍越過山陵，必近溪谷而處；因爲一則可以負險固，一則可以利水草；但不可當谷而處，當谷必不便利。所以吳子道：『無當天竈。』後漢時，羌人入寇，馬援舉兵討之。羌人當谷而處，馬援依據便地，奪其水草，並不和他戰爭。後來羌人因窮困就降。這就是得地失地的結果。

視生處高，

生是陽。視生就是向陽。凡處軍於山陵，必須處高面南，因爲據高向陽，就事事可以得着便利，而且又無蔽冒物色之弊。

戰隆無登，

通典、御覽降作
降、原本作隆、

敵人既處隆高之地，我不可和他迎戰；敵人下山來戰，引我上山，我也不

可登迎；因爲敵人既據高地，我和他戰爭必不利。敵人引我登山，我若從之，矢石齊下，必受大害。

此處山之軍也。

處軍於山陵，當知以上三事。

絕水必遠水，

凡是行軍過水而處，必須離水稍遠。因爲一則可以引誘敵人來渡，一則我可進退無礙。魏將郭淮進軍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都以爲衆寡不敵，當依水爲陣以拒之。郭淮道：「此乃示敵以弱，不足以挫敵；不如還水爲陣，引敵來渡，我可半濟而擊之；備可破也。」後來，劉備識破其計，不敢引渡。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敵人若是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當俟其在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相接的時候，擊之必勝。像韓信殺龍且於濰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公孫瓚破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擊竇連德於范陽，都用此術。最近如民國十六年八月，白崇禧敗孫傳芳於龍潭鎮，也是用此方法。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我若必欲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怕敵人不來渡。我若不要戰，當阻水而拒敵人，使敵人不取來渡。春秋時，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泝水而軍。陽處父遠水退舍，要使楚人來渡，子上也遠水退舍，要使晉師來渡。兩軍都不敢渡，就各自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在水上處軍，也當處高向陽。處軍於上流，就能遠見敵勢，敵人不得潛來

襲我。

無迎水流；

水性就下，我若處軍於下流，敵人開決灌我，我軍必成水底游魚。舟戰亦不可處於下流。因為溯水而戰逆，順水而戰便。並且敵人投毒上流，我軍必受其害。所以諸葛武侯道：『水上之戰，不逆其流。』魏將曹仁征吳，要攻濡須。蔣濟諫道：『敵據西岸，列船上流，而我兵入洲中，是謂自納地獄，此危亡之道也。』曹仁不聽蔣濟的話，果然失敗。

此處水上之軍也。

處軍於水上，當知以上五事。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斥澤是鹹鹵之地。新訓上說：『地固斥澤，不生五穀。』吳子道：『遇諸

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凡是斥澤之地，必定地氣潮濕，水草惡薄，行軍遇到這種地方，宜急速過去，不可稍留。』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至不得已時，而與敵人會兵於斥澤之中，必須依附水草，以便樵汲；背倚稠樹，而爲險阻。因爲地利是兵之助，在斥澤之中，固無地利之可說；但依水傍樹，還可以稍得其利。

此處斥澤之軍也。

處軍於斥澤之中，當知以上二事。

平陸處易，

處軍於平原廣野之地，當擇坦易平穩之處，使我的車騎便於馳逐。

面右背高，前死後生，

平地亦有高下死生。凡是人的便利，都在右面。面右背高，既得便利，又可恃形勢。低的爲死地，高的爲生地。前死可以制敵，後生可以自守。

此處平陸之軍也。

處軍於平陸之地，當知以上二事。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黃帝始立，四方諸侯都稱帝。黃帝得四軍之利，處山就勝山，處水上就勝水上，處斥澤就勝斥澤，處平陸就勝平陸。他的功績是：勝炎帝於阪泉，戮蚩尤於涿鹿，逐葷粥於北漠，凡七十戰而定天下。四方諸侯，都奉他爲天子。諸葛武侯道：「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武侯的學說，深得孫子的精義。宜其爲三國時第一等人才。

凡軍喜高而惡下，

高地爽塏，便於覘望，而又利於馳驅奔逐。低下之地卑濕，易致疾病，且又難以應戰。

貴陽而賤陰，

東南爲陽，西北爲陰。處於東南向陽之地，就顯明而利；處於西北背陰之地，就晦暗而逆；所以貴陽賤陰。

養生而處實，

有水草可以放牧，是爲養生。倚隆高之地以居，是爲處實。既能畜養牲畜，而所處之地又堅實，自然可少憂患。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處軍能知以上三利，自然百疾不生；軍中既無疾病，勝算亦自然可必。

邱、陵、防、隄，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凡遇邱、陵、隄、防等地，雖非高山，也當處其陽而背其右。因爲處陽就兵士舒適，背右就便於戰鬪。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凡是用兵之利，都賴行軍時估形勢之地以爲助；能得形勢之地，又都賴將帥的熟於地理，精於兵法；所以太公道：『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沫是水泡。凡是水漲之前，上流必有水沫順流而下。當下雨的時候，水清而忽濁，濁而又清，水沫忽有忽無，必是敵人在上流遏住水勢，待我半涉的時候，決水淹我。又經過溪澗，見上流有水沫，上源必有大雨。須等沫盡水定之後，然後可涉。否則，在半涉時暴雨驟至，必難迴避。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的地方叫絕澗。四面峻坂，澗壑所歸的地方叫天井。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的地方叫天牢。草木叢密，鋒鏑莫加的地方叫天羅。卑下汗渾，車騎難行的地方叫天陷。兩山相向，洞道狹惡的地方叫天隙。

必亟去之勿近也。

以上六害，近也不可近他，何況是把軍隊留駐在那裏呢？因為近了這些害地，適有不測，非智力所能挽救。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善於用兵的人，能够驅使敵人到受害的地方去。以上六害之地，我遠之背之，敵人自然近之迎之了。於是我就行止有利，敵就進退多凶。反轉來，必定

我凶敵利。

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山林藪薈，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

險是一高一下之地。阻是多水漬的地方。蔣是蕨生的水草。潢是池蕩。葭是叢生的蘆葦。藪薈是可以蒙蔽的地方。這些地方，都容易潛伏奸細，來偷窺我的虛實，竊聽我的號令。所以駐軍的旁邊，遇有這種地方，必須詳細搜索，以防洩漏軍機。以上都是處軍必須知道的常識，可以稱爲處軍須知；然而不過是舉一例子。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以下都是料敵的方法：我軍前進，已和敵人相近，敵人却毫不驚恐，非常安靜，必定恃有險固可依。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通典作敵遠而挑人者
今依古本訂正

我和敵人拒離尙遠，敵人却來和我挑戰，是一定要來誘我進去。尉繚子道：「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所以敵人有險可據，我切不可輕動戰心。敵人挑戰誘我，我又不可用全氣和他戰爭。

其所居者易，利也。

敵人忽然捨去險要之地，而居平易之地，必定是示我以利，誘我進去，我切不可從。

衆樹動者，來也。

行軍時，須要登高遠望。若是見有林木動搖，必是敵人斬木除道而來。衆草多障者，疑也。

敵人結草多爲障蔽，不是留形而遁，以防我追，必是別來攻擊；我切不可被他瞞過。魏武道：「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

鳥起者，伏也。

鳥本來飛得很平，飛到那裏，忽然高起，而又現出驚恐的樣子來，下面必有伏兵。

獸駭者，覆也。

凡是敵人廣陣張翼來覆我，必定是從險阻的林木中來，伏獸被驚，就奔駭而出。我若看見了這事發現，應當急爲防備；否則來勢猛烈，必難抵禦。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車馬行起來，疾而勢重，並且轍迹相次而進，所以塵埃必定高而銳直。凡是行軍，須要派幾個探子在前面。若見敵塵，必須馳報主將。

卑而廣者，徒來也。

徒步行緩而跡輕，且又行列疎遠；所以塵埃低而廣的，必定是步兵。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樵採時沒有行列，各隨所向。所以塵埃必定散亂而條達。條達是緘微斷續的樣子。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凡是分柵立營，必須遣輕騎往來視察四面的地形，所以那時的塵埃，必定現出輕微往來的樣子。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敵人的來使，言辭卑遜，並且增壘堅壁，示我懼而欲守的樣子，必定是驕我，使我懈怠，而在那裏謀算進攻的計畫。戰國時，田單守即墨，燕將四面圍攻；田單就使妻妾編入行伍，散食饗士，使女子乘城約降；又收民金千鎰，令城中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書上說：『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大喜，以為

卽日就可納降受俘，弱而懈怠，不備齊人反攻。於是田單就乘其不備，出兵痛擊，大破燕兵。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

敵人來使辭壯，而軍又前進不已，是要脅我承認其條約，實則已有退意。

上海的停戰協定，就是如此。王皙道：「辭強示進，欲我不虞其去也。」梅堯

臣道：「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強進，脅我也。」看以上二氏之說，敵人辭

強示進，必是求退，我切不可被他瞞過；但又不可不嚴行防備。世間一切事情，也何嘗不然。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輕車是戰車，已詳解在計篇。敵人輕車先出，而又居於兩旁，必是陳兵欲

戰。左傳上說：「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這就是說車在前，兵必在後，像

魚的交相麗附而來。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若是敵人無約來和我請和，必定是有奸謀，宜嚴密防備。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請和。秦將賈豎以爲漢軍真欲求和，就不加防備。高祖因人怠於防備，就出兵攻擊，大敗秦師。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尋常的期，必不奔走陳車。今奔走而陳兵車，必有遠兵刻晷之期，合勢同來攻我，應當急速防備。

半進半退者，誘也。

敵人的軍隊，作雜亂不整之狀，進退不一，必定是誘我進去，好像吳起以囚徒示不整而誘楚師之類就是。

倚仗而立者，飢也。

原本仗作杖，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凡人乏食必困。兵士倚兵器而立，必定是飢餓。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所以看到一人現出飢餓的樣子，就可知道全軍都是飢餓了。

汲而先飲者，渴也。

敵人汲水先飲，必是飢渴；看一人，可知三軍。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敵人見有利可乘，而不來擊我，必定是兵士疲勞已極。因為兵士疲勞，不能作戰，所以雖見有利，不敢進取。

鳥集者，虛也。

凡是敵人潛退，恐怕我察覺後追襲，必棄置營幕而遁；禽鳥見營幕既空，自然鳴集其上。六韜虛壘篇上說：「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春秋時，楚伐鄭，鄭人將奔。後探知楚幕有鳥，就住。

又晉伐齊，叔向道：「城上有鳥，齊師其遁。」所以敵人設留形而遁之計，我見有鳥集，就可以知道。

夜呼者，恐也。

三軍以將爲主，將無膽勇，就不能安定人心；人心不安，就恐懼而夜呼；這是一定的道理。杜牧道：「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敵將無威重，進退舉止，經佻率易，軍士必定自相驚擾。三國時，張遼屯兵於長社，一夜軍中忽擾。遼令「勿動！必有奸人造變！」自己就當陣而立，於是一軍安定。所以將能持重，雖在亂的時候，必能安定人心。

旌旗動者，亂也。

旌旗所以齊衆，忽然動搖無定，必定是部伍雜亂。

吏怒者，倦也。

敵將政令不一，賞罰無定，就人情情倦，軍吏忿怒而不畏懼了。

粟馬肉食，軍無懸餼，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敵軍以糧穀飼牛馬，殺牛馬饗士卒，擊破釜甗，示不復炊；暴露兵衆，示不反舍；這是示以必死的窮寇，必欲決一死戰；我當堅守勿動，待其自斃。

諄諄翁翁，徐言入入者，失衆也。

原本作徐與人言、今從通典、御覽訂正、

諄諄是竊議的樣子，翁翁是不安的樣子，敵人的士卒相聚私語，遞相問答，必定是將失衆心，人人訕怨的表現。

屢賞者，窘也。

敵人勢力窮窘，恐怕衆心離叛，於是屢次行賞，以悅士卒之心。然而效力必不大。

數罰者，困也。

敵軍人力的困疲，已達極點，雖屢用刑罰，使士卒畏服；然而決不能生效力。因為精疲力盡，雖用嚴刑，不能振作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先用嚴刑，暴其士卒，使他畏服；後見衆心離異，而又怕他叛已，再施以恩賞，使他悅服，卒不能收效果；這是用威、用愛的最不精者。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敵人委質來謝，是已到勢窮力極的地步，一定要休兵息戰了。到了那時，就可以達到我用兵的目的，貫撤我的國是。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敵人盛怒而來，久不交刃，而又不退去，必定是設奇謀來制我，我應當嚴密偵察。以上都是相敵之法，也可以說他是料敵的常識。

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用兵貴在權力均一，不必以兵多於敵人爲貴；而又貴以智謀料敵，不貴但恃武力；所以善以分合爲變的，一定可以併力乘間取人。李筌道：「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將無深謀遠慮，反而輕視敵人，結果必被敵人所擒。左傳上說：「蠶蠆有毒，而况國乎？」所以小敵亦不可以輕視。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一旦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敷，遽以刑罰加諸士卒，那麼士卒必不能服；

士卒不服，怎麼可以使他用命呢？所以杜牧道：「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恩信素行，而士心亦已親附；若是刑罰不行，那麼兵如驕子，也決計不可用。梅堯臣道：「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而不可用。」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用恩信使衆悅，用刑罰使衆肅，恩威並用，自然悅服而畏懼。士卒既能悅服，而又能畏懼，用他戰爭，雖死不辭。那麼何戰不勝，何攻不克呢？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將令素行，自然人人聽服，不敢稍違。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令不素行，必致人人弁髦法令，怎能使他服教？鬼谷子道：『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闢化矣。』照此看來，令不但貴於素行，而且必須驗諸耳目。

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

將以信使士卒，士卒以信服將，上下相得，自能必勝。尉繚子道：『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這就是說號令既出，雖小有差誤，不可反易；惟大過大疑，必當更改。韓信道：『吾使之背水，令人人自戰，以其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所以令行法立，自然人人信服。

壬申三月五日盛傳我軍在瀏河殲敵並戮
其大將國人聞之莫不懸旗慶祝忭舞欲狂
後知非盡事實賦此誌感

友漁

倭夷入寇太猖狂

血染春江欲斷腸

昨夜忽傳殲屨虜

初聞涕淚滿衣裳

孫子與現代

地形篇第十

凡是行軍，先當知地利。因爲行師越境，必審地形，而後可以立勝。所以地形篇列於行軍篇之下。

地形與用兵有密切的關係，影響於戰鬪很大。而他的價值，雖在同一地形上，多有依敵人的情形，及我軍的目的和兵力而變化的。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

以上六種地形，我能得其便利就勝，否則就敗。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平陸之地，既沒有岡坡，又沒有要害，彼此都可往來，而又便於轉運，利於戰爭，所以叫通地。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通形是四戰之地，我既先據高陽以待敵人，自然我可以制人，而不受制於人。我既據高陽，雖四面可以制敵，然而也要顧慮到敵人的不來赴戰，所以應當糧餉不絕，以待敵人之來。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挂是牽挂。居險阻之地，動輒挂礙，與敵人有犬齒相錯的關係，所以叫挂地。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遇到這種地方，敵人若是沒有防備，攻他自然必勝。雖然和他有險阻相錯的關係，因為敵人的形勢已敗，必不能邀截我的歸路。若是敵人早有防備，切不可去攻他，攻他非但不能取勝，倘被敵人守住險阻，邀住我的歸路，那麼欲戰不能，欲退不得，無法可想了。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我和敵人，各守險固，相持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就不能成陣，遇敵，就自下禦上，彼此都是不利；這種地形，就叫支地。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處在支地，敵人若是引兵退去，是誘我進去，我切不可去攻他！因為我捨去險要，就要被敵人所乘。處在這種地位，應當自己引兵退去，使敵人來追我。

，等他在半出而行列未定之時，我銳卒反攻，必能獲利。李靖兵法上說：「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盈是滿。凡是左右都是高山，中間是平谷的地叫隘地。我若先到這裏，必定先要陳兵滿隘，使敵人不得進退，我可以出奇制敵；因為平易險阻，都可由我制裁。若是敵人先居，滿隘陳兵，我必不可進去；進去必不利。倘使敵人雖居隘口，却未陳兵滿隘，我進去和他戰，彼此都可以得險阻的利。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凡是山峻谷深的地叫險地。當行軍的時候，平陸之地，尚宜先據，何況險

要之地？我既然據了險地，當先處高陽，收以佚待勞之效；若是敵人先據此地，宜急速退去，切不可和他爭險。唐代裴行儉討突厥，起先下營谷口，營壘都已築好，忽然下令遷移到高岡上去，將士都不悅，以爲不宜勞衆；行儉不許，速令移徙，營壘方才移定，忽然風雨暴至，前所設營的谷口，水深丈餘，將吏都歎服，驚爲天人。照這樣看來，居高陽非但便於戰爭，並且沒有水潦之患。

• 行儉的遷營，當時將吏，固然都認爲他有先見之明，然而並沒有甚麼希奇；因爲行軍，必須先覘氣候的變化，既知氣候的變化，就可決定風雨的時日；既知風雨的必來，山谷自然成爲澤國，那麼不遷何待？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我與敵人，都處平陸，而又營壘相遠，兵力亦均，切不可挑戰，宜坐以致敵。譬如我和敵人的營壘，相去三百里，我到敵人那邊去，就我勞敵佚；若

是敵人來就我，當然我佚敵勞。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地形是助兵立勝的根本，與用兵有很密切的關係！做將帥的，怎麼可以不詳察呢？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走、弛、陷、崩、亂、北，都是敗的名詞。凡是受此六敗，咎在人事，不關天災，所以地形有相提並論的必要。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凡是以一擊十的道理，必定要我的智謀、勇氣、軍械、天時、地利，以及飢、飽、勞、佚，一切都勝人十倍，方才可以立不世之奇功。若是智謀相敵。

士氣相等，以及軍械、天時、地利、飢、飽、勞、佚，都是勢均力敵，也要以衆擊寡，結果必致奔走。

卒强吏弱曰弛；

士卒强悍，將吏懦弱，就必不能統轄約束；將吏既無約束士卒的能力，軍政必定弛壞。春秋時，吳楚相攻。吳公子光道：『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後來，楚師果然大敗。

吏强卒弱曰陷；

士卒素乏訓練，而將吏則剛強欲戰，結果必陷於敗亡。孔子道：『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若是平日素不注意於軍事訓練，一旦強寇入境，將帥徒恃血氣之勇，驅不知戰術的士卒，和他肉搏，何異驅羣羊陷於虎窟呢？所以要收戰爭上的效力，當在平時注意於國防計畫，及軍事教育。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大吏是小將。——就是下級軍官。凡是三軍同力，上下一心，敵人雖然强悍，我必不致於覆敗。倘使小將恚怨其大將，遇到敵人，既不聽大將的命令，而又不量自己的能力，不顧成敗的如何，怨懟而率衆輕戰，這是自取崩覆之禍。

春秋時，晉伐秦，荀偃行令道：『雞鳴而起，唯余馬首是瞻。』欒書怒道：

『晉君之命，未是有也。』就棄了荀偃回去，晉師也就覆敗。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將弱不嚴，是將帥沒有威德；教道不明，是教練沒有法度；吏卒無常，是將吏時常更動；陳兵縱橫，是士卒沒有節制；治軍若是這樣，自然必亂。軍隊犯了這種的弊病，還可以靠他做國家的長城嗎？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孟子早已說過。將既不能料敵，謬然以寡擊衆，以弱敵強，而又不選驍勇之士爲先鋒，怎能不致敗北呢？李靖兵法上有戰鋒隊，其法須揀選勇敢之士，每戰必用他爲先鋒。尉繚子上說：「武士不選，則衆不强。」照以上看來，凡是戰爭，必選精銳爲前鋒；因爲一則可以壯我的士氣，二則可以挫敵人的威勢。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一不量衆寡，二將無威嚴，三士卒乏訓練，四非理興怒，五法令不行，六不選驍勇果敢之士爲先鋒。兵家有以上六事，是必敗之道，爲將的應當詳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用兵的主旨是在仁義，至於地形，不過是助以取勝罷了。孟子上說：「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興仁義之師，伐暴以謀世界和平。但是地形關係於勝敗的效率也很大。賈林道：『戰雖在兵，得地易勝。』可見地形的重要了。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既然能够料敵情的虛、實、強、弱、治、亂，又能够度量地形的險、阨、遠、近、廣、狹，就可以算臻極於上將之道。國家得此棟梁，自然可以稱雄於環宇了。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將帥能够通曉地形和軍政就必勝，不知當然必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必須要戰；若是沒有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以不戰；因為與其從命而敗事，不若違命而成功。所以軍中不聞天子之詔，而黃石公亦說：『出軍行師，將在自專。』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進不求名，惟見有利於國家和人民就進；退不避罪，惟見有害於國家和人民就退；雖以違命之罪加諸其身，一無懊悔，這真是國家的至寶。梅堯臣道：『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王皙道：『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國而已。』現在我國的軍隊，不能禦侮、衛國、保民，實緣官兵的不明白軍人責任。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將帥看待士卒，當兒子一樣看待他，那麼士卒沒有不把看待父母的道理去看待將帥了。將帥與士卒，既然和父子一樣，自然可以同患難，共生死。戰國

時，吳起爲將。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親自吮膿，卒母聞而大哭。有人問她道：「將軍爲若子吮疽，愛逾父母矣，爾何爲而哭？」她回答道：「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吳起能够這樣看待士卒，士卒當然不避其死。然而從古以來，有誰能及吳起者。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但行恩惠，不用刑罰，偶然用刑罰去治他，就要怨恨，好像如驕子的不可用。若是但用刑罰，不行恩惠，偶然用恩惠去撫慰他，就士卒不能親附，不肯用命。所以能够恩威相參，賞罰並用，那麼才可以做大將。魏武道：「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黃石公道：「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六韜上說：「害生於恩。」吳起道：「夫鼓鼙金鐸，所

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刑，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看以上諸家之說，可知厚愛而不能令，必定要像驕子一旦受責，遽生悖逆之心一樣。所以治兵犯此弊病，必難奏功。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可擊不可擊，就是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不能確切的認定。亦就是所謂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勝負各半。唐太宗道：『吾嘗臨陣，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我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所以用兵能够知彼知己，自然百戰百勝。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

半也；

既能知己，又能知彼，但是不能夠得地形的助力，也不可以保全勝。所以地形的關係於軍事，其重要可知。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在未動未舉以前，胸中早有成竹，到臨陣的時候，自然不迷不窮。所謂不妄動，就動而不迷；不輕舉，就舉而不窮；必須先知彼我的虛實，而又得地形的便利，然後可以舉動。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地知天，勝乃可全。

原本作知天知地
勝乃不窮、今

從通典
訂正、

既能知彼知己，而又能夠得到天時地利的助力，那麼自然可以保得住全勝

了。

孫子與現代

九地篇第十一

用兵必須因地取勢，因勢取勝。勢有散、輕、爭、交、衢、重、圯、圍、死等九種，用兵能够深曉九地的利害，就能得九地之勝。所以九地篇次於地形篇。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用兵有這九種地勢；能够因地制宜就勝。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在自己境內戰爭，士卒意不堅決，而有懷土戀鄉的思想，急則其勢必散，

所以叫做散地。若是處在這種情勢之下，不可應戰，當一面堅守險要，一面輕兵截敵人的糧道，邀敵人的後路，使他進既不能，退又不得，我出奇兵去勝他。

吳王問孫武道：「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我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孫武答道：「敵人深入吾境，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截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這是孫子補救士意不專，急則潰散的辦法，然而虛今日如我國受異族的侵略壓迫之下，士氣已不可遏，戰於境內，亦能人人抱必

死之心。所以雖處散地，其氣必不散。這是我國現代的情勢，和以前不問，亦和現在世界各國的情勢不同。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吾軍初進敵境，敵人固壘不與我戰，而士卒又因路近思還，是叫輕地。我軍入輕地，當宜急進，以絕士卒思歸之心。

吳王問孫武道：『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孫武答道：『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爲戰；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脚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這與現代我國的情勢，亦略有所不

同。近百年來，我堂堂華夏，處於帝國主義者鐵蹄之下，僅存一息，苟一旦吐氣揚眉，能入敵境，已有痛飲黃龍的氣概，所以雖入敵境不遠，決無輕返國土的思想。這是物極必反，一定不易的道理。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險要堅固的地，爲兵家必爭之地。我若能够先得，就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何況是勢均力敵？所以是叫爭地。

吳王問孫武道：『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孫武答道：『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趨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其所守，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鬪，伏兵旁起；此全勝

之道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凡是道路交橫，川廣地平，往來交通沒有阻礙，兩方都可以交戰對壘的地，叫交地。遇到這種地方，須將兵士首尾不絕的嚴爲防備。

吳王問孫武道：「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阨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我不可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孫武答道：「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衢地是四通之地。我一面當敵，三面可通鄰國。處在這種情勢之下，我應當先去結交鄰國爲我的交援，能够先結鄰國，兵雖後至，已可得人的援助了。

吳王問孫武道：『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孫武答道：『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所以在用兵的時候，當先交鄰國。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成爲有進無退的局勢，而士卒也心專忘歸，這就可以稱爲重地。

吳王問孫武道：『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孫武答道：『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資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

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揚其塵埃，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

凡是險阻、沮澤之地，進退艱難，無所依據的，就是圯地。這種地方，行軍猶難，何況戰爭？所以應當速去勿留。

吳王問孫武道：「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孫武答道：「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窳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圍地前狹後險，山川環繞，入則隘險，歸則迂迴，持久則糧乏；敵人可以以少擊吾衆，我却動輒不利；然而此種險要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可以設奇伏取勝。

吳王問孫武道：「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糧道，利我走勢；敵鼓噪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孫武答道：「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門後拓，左右犄角也。」

又問道：「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又答道：「千人操旗，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前面有高山，後面有大水，進既不得，退又有礙，糧餉已告傾乏，敵人又圍攻甚急，這是死地。當處在死地的時候，宜破釜焚輜，示以必死，絕士卒的生意，可以免難。吳子道：「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吳王問孫武道：「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孫武答道：「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兵，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

亡。」

又問道：「若我圍敵，則如之何？」又答道：「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無鬪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

是故散地則無戰，

兵在國內，地無關闔，士卒易散，所以不宜戰。不過這是地形之說；若是師出以正，號令嚴明，那麼人人死且不顧，何散之有？解見前。

輕地則無止，

入敵境未深，當長驅直入，不宜停留。解見前。

爭地則無攻，

險要之地，既爲敵人先據，就退守別據，不可攻。解見前。

交地則無絕，

往來交通的地，不可陳兵阻絕敵人的路，當用奇伏取勝。解見前。

衢地則合交，

衢地得鄰助就勝，不得鄰助就敗。解見前。

重地則掠，

深入敵境，糧餉不能繼續而來，惟有掠奪敵人的糧食，以備困乏。解見作

戰篇。

圯地則行，

圯地難於依止，當速行，不可稽留。解見前。

圍地則謀，

圍地不能力戰取勝，須用智謀解圍。解見前。

死地則戰，

陷於死地，就人人自戰，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解見前。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原本作上下不相救
今從御覽訂正

用兵應當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者衝前掩後，或者聲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形，使驍兵銳卒，猝然突出，弄得他救前慮後，應左隙右，倉皇散亂，莫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救；卒散無從再聚，兵合無從齊一；這樣纔可以稱爲善用兵者。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敵人雖然被我弄得意消氣散，無計可施，然而也應當要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設疑自問，引起下文。孫子故立此問，因爲下面是用兵的秘要。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敵人所愛的，當然是便地和糧食。我去奪他，萬無不應之理。陳皞道：『愛者不止所恃，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我見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不可遲疑，應當速進！因爲用兵的道理，最貴神速。我能乘他的不及，由他的不虞，攻他的不戒，敵人自然驚擾散亂，倉皇失措，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了。李靖兵法上說：『兵用上神，戰貴其速。』李筌道：『不虞不戒，破敵之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我深入敵境，就士卒心專，敵人不能勝我。因為客在重地，主在輕地。韓信去國遠鬪，其鋒銳不可當，就是這個道理。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我兵既然入重地，就可在富饒的田野，掠取糧食，以充我的軍餉。我糧餉既足，就堅壁自守，撫慰士卒，不可任以勞苦，使他氣盛力全，常爲不可測度之計，一伺敵人有隙可乘，自然可以一鼓而定了。李筌道：『氣盛力積，加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置兵於必戰之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祇得力求戰鬪，雖死不北，這是自然之勢。

死焉不得？

士卒都抱決死之志，那有不勝之理。尉繚子上說：「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肯也，必死必生不侔也。」

士人盡力，

失其恐怖心，

將帥和士卒，同處危難的地位，自然能够人人盡力死戰。

兵士甚陷而不懼。

反足以堅定將士的

兵士既然陷入危亡的地位，那麼人人都抱死志，自然沒有恐懼的心了。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深入敵境，投無所往，自然人心堅固，好像拘縛住一樣了。

不得已則鬪。

陷在死地，不鬪就不生，所以都能以死救死，人人併力合鬪，這也是自然

之勢。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處在危難的地位，可以人自同力；雖不去修整他，能够自己戒備；雖不去探索他，能够得其真情；雖不去約束他，能够親附將帥；雖不去號令他，能够信服命令；這就是所謂「同舟共濟」李奎道：「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要士卒死戰，先要禁住軍吏用妖詳之言疑惑軍心。軍心既能鎮定，雖驅諸死地，可以無惑。六韜上說：「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黃石公道：「禁巫祝。」這就是禁止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事的吉凶，恐怕亂惑軍心。田單守即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燕人疑懼，就被田單所破。這就是以神亂敵之計。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貨財和壽命，當然是人人所愛的。但是到了不得已的時候，自然把貨財壽命，都置之於度外了。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士卒都抱死志，所以感激涕零。有個朋友問我道：「凡在戰爭的時候，饗士使酒，拔劍起舞，所以鼓其勇氣。照此處所說使士卒坐臥涕泣，難道不致挫其壯心嗎？」這話似乎很有理由；但是用兵必定先要決士卒的死志，而後決其銳氣，纔能必勝；否則士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必定難以取勝。好像荆軻到易水，人都垂淚涕泣。後來高漸離擊筑悲歌，就人人瞑目，髮上指冠。這就是所謂「死已決，怒必盛」的道理。

投之無所往者，諸劒之勇也。

諸是專諸，刺是曹沫。吳公子光，使專諸刺殺吳王僚。曹沫事魯莊公，持匕首切齊桓公盟。人懷死志，自然都有專諸曹沫的勇氣，不畏強暴了。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她是蛇，率然是言相應的容易。蛇的這種東西，不可擊他；擊他就沒有不率然相應的。這是譬喻陣法。八陣圖上說：『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擊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軍隊是從許多個體組織而成的。問我的軍隊，是否可以像蛇的一體一樣，使他率然相應？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

，如左右手。

吳越是仇讎。當他們同處在危難的時候，就能相救如左右手。在用兵的時
候，將士都陷於必死之地，敵人來攻，自然能够首尾前後的率然相應了。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方馬是縛馬，埋輪是形容不動。上文詳論置兵死地，使人心專一堅固；然而還不算好，雖然置諸危地，應當要用權智取勝，使人人相救如左右手。所以兵如縛馬埋輪一樣的堅固，還是靠不住；最可靠的，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既然置士卒於死地，又要能够使他各自相救，那麼三軍雖然衆多，齊力同勇，就好像一夫。梅堯臣道：「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我既然能够得地利，雖是柔弱的兵，也可以勝敵，何況是剛強的兵呢？所以剛柔都能獲用，就是得地勢的緣故。李筌道：「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指揮三軍，好像是牽攜一人的手，因為勢不得已，就順我之命，所以軍令若能齊一，沒有不指揮自如的。所謂「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都是事勢使然。鬼谷子道：「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將軍在謀算的時候，當安靜幽深，使人人不可測度。治兵的方法，能够公正整治，自然人人不敢怠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使士卒只曉得服重軍令，不知其他，就是孔子所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意義。然而這是愚民政策，不合於現代。在現代的時候，訓練兵士，應當要使他知道軍人本身的使命，是否爲擁護個人的私利，抑爲盡保國衛民的職責。當出兵的時候，第一要使他知道主義和目的，個個願爲主義而死，願爲目的而戰，乃是用兵最重要的一個意義。但將軍的設謀發策，兵士不宜知道。因爲軍情主密，非兵士可以參與。並且知道了反要疑懼不前。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將術以不窮爲貴。已前所行的事情，所發的計謀，不可再用。因當改其所事，變其所謀，使人無從捉摸。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一時更改地方，變換道路，要使士卒不生憂慮，是很不容易的事。可是將

帥的謀略，能够每用必勝，那麼無論怎樣更改，一定不會生甚麼憂慮了。好像裴行儉下營既定，忽然下令改就高岡，起初將吏都不悅，及風雨暴至，見以前設營之地水深丈餘，都驚服他的先見。並問他何以能够豫知風雨？行儉笑答：「自今但依我節制，何必問我所由知所不由知！」將能這樣，兵士自然惟命是從了。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去梯，是示以可進而不可退；發機，是示以可往而不可返；都是絕士卒的念。好像孟明的焚舟，項羽的濟河沈舟，都是這種用意。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羣羊往來，都從牧羊人的指揮。將帥的指揮三軍，要和牧羊人的指揮羣羊

一樣。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去梯發機，置兵於險地以取勝，是將軍的專務，不是旁的人可以左右。梅臣堯道：『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爲將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九地變化的法則，不可拘泥死法，須要識通達變，可屈就屈，可伸就伸，把情理去測度他，於可能範圍內盡其變化之術。魏武道：『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這就是能屈能伸的意義。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凡是舉兵伐人，深入敵境就專，初入敵境就散。以下重敘九地，因爲九地關係於用兵的勝敗很大，所以孫子不憚煩而重申其意。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越過鄰國之境處師，是危絕之地，應當急速解決其事。像秦師的過周以襲

鄭，晉師的假道於虞以伐虢，都是越境而師。然而這是九地以外的事情，春秋

戰國時常有其事。

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

解都見前。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在散地，當集中軍隊，積聚糧穀，依靠險要的地方，一志堅守。又當埋設

奇伏，攻敵人的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在輕地，當行的時候，隊伍須交相連續；當住的時候，營壘須交相聯絡；能够這樣，既可以備敵人的來攻擊，又可以防自己兵卒的逃遁。張預道：『密營促隊，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在爭地，一切都貴神速。若是前驅已經到達，而後隊還未能及，那就不行！應當要首尾齊到，後發先至。因為爭地以先據者為勝，所以要疾趨而爭。

交地吾將謹其守，

在交地，應當斷絕通道，堅壁固守，以防敵人來襲。敵人若來，我當設伏兵擊他。

衢地吾將固其結，

在衢地，當先結交鄰國，固以德禮威信，示以利害得失，使他堅固不變，

永久做我的交援。若被敵人先結，那麼敵人得助而勢大，我就援絕而勢孤，是不可不注意的。

重地吾將繼其食，

在重地，當然運輸難通。用兵最重要的，是不可以缺乏糧餉。所以運輸通達以及繼食的問題，確是最重要的。如何繼食，惟在將的善用其謀。

圯地吾將進其塗，

在圯地，沒有依據，速過勿留，解見前。

圍地吾將塞其闕，

在圍地，敵人若開生路，是活我士卒的死志。我應當自塞其闕，使士卒一

心死戰。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在死地，宜焚財棄糧，塞井夷竈，示以不活，勵士卒死戰。解見前。

故兵之情，圍則禦，

兵在圍地，人人有禦敵持勝的決心。

不得已則鬪，

勢不得已，自然併力而鬪。

過則從。

深陷於危難之地，自然生死相從。班超在鄯善，諄諭麾下十餘人殺虜，士卒道：「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在軍爭篇已陳此三事，今忽又再陳，是深戒不可輕於舉兵，欲舉兵，不可不先深知此三事，以得爲客深入之利。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以上四五事，關於九地的利害很大，有一不知，覆敗立待，怎麼還能稱霸於地球上呢？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但恃國勢的強盛，亟亟要舉兵伐大國。那麼自己的民衆，必定都要怨恨他的政府，萬難聚合。現在的日本，就是陷於這個狀態中。我苟能軍備充足，國防堅固，兵力倍於敵人，那麼敵人自然不敢生侵略的野心了。國人讀此，當知國防軍的不可以忽了。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敵國的舉動，既不同情於世界各國，而其國內的人民，又不能齊一，我就

可以運用外交的手腕，絕其交援，再離間其人民，使他國內自相叛亂，於是伸

我的私願，把威力加於敵人，那麼我自然可以拔其城而毀其國了。若是一味的倚賴他

本強國的庇護，適足以增強強國之大，終非自強之道。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當拔城毀國的時候，須懸法外的賞賜，行政外的威令，不守常法常政，都可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上說：『見敵作誓，瞻功行賞。』就是這個意義。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犯當作用。賞功罰罪之典，既明且速，自然用三軍之衆，好像用一人一樣

丁·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兵士但用之於戰鬪，不可告知以權謀。因為兵士曉得了權謀，就要疑而恐懼。並且又易洩漏玄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人情見利就前進，知害就退避。所以祇可告以利，不可告以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兵居死地，必致決命奮鬪求生。因為地雖死亡，能够力戰，決不死亡。孫

臆道：「兵恐不投之死地也。」魏武道：「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所以死亡是生存的根本。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士卒未到危難的地位，就心不肯專，戰不肯死，尙有求生的思想。既然到了危難的地位，就人人用命，自然可以必勝。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用兵的奇，莫奇於順敵人的意旨而取勝。漢初：東胡遣使對冒頓道：「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就把千里馬給他。後來，又遣使對冒頓道：「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又把闕氏送給他。東胡以爲冒頓無能，就驕而不備，後被冒頓滅掉。（頭曼稱匈奴王、闕氏是匈奴皇后之稱。）李筌道：「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上文所說順敵的道理，是因爲未見敵人的罅隙；若是已見敵人有隙，就并兵專力以攻，那麼敵將雖遠在千里，亦必爲我所殺。先順他的意旨，等到他驕

而不備的時候，并力取勝，是成事最取巧的方法。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我的廟算既定，軍謀既成，於是就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因為廟算和軍謀雖定，兵形尙未成功，恐怕洩漏軍情，敵人先事制我。

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兵是國家的大事，不可輕議。應當惕勵於廟堂之上，以責成其事。所謂「勵於廊廟之上」，因為軍事機密，不可外洩，須磨勵廟算之勝。誅是責，勵是惕勵。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開闔是間諜。敵人用間諜來窺我的隱秘，應當急速納他。可以用他的間，成我的計。

先其所愛，

先探察他便利的地方，及所愛的地方。

微與之期，

稍露一些破綻，使敵間回去報告。來中我的計，然後我就用舍彼取此的方法，後發先至，去奪他的所愛。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墨是繩墨。我必須踐規履矩，循守法度，隨敵人的形勢而變化。若是有隙可乘，就出而決戰，自然可操勝算。梅堯臣道：「舉動必踐法度而隨屈伸，因利以決戰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在守的時候，要繩墨如處女，使敵人懈怠，自開間隙；在攻的時候，要輕

捷如脫兔，使敵人於倉猝之間，不及防備；能够如此，就可以稱爲善守善攻。

孫子與現代

火攻篇第十二

既知九地的變化，當使間諜潛入敵境，窺探地的險易，路的遠近，某地可以種火，某地可以引火，某時可以起火，某時可以息火。敵人的情形，我既都已熟悉，然後可以用火攻。所以火攻篇次於九地篇，前於用間篇。

用兵而用火攻，是最酷虐的事，是最殘忍的事；然而出師討逆，當以仁義取勝，非甘爲酷虐殘忍之舉；因爲用火助勝，可以縮短戰爭的時期；戰期既可縮短，就可早救人民出於水火；所以火攻雖是殘酷，但也不出仁義的本旨。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

火攻的計畫，有火其士卒，火其糧積，火其輜重，火其庫藏，火其軍械等

種種策略。

一曰火人，

焚敵人的營寨，燒敵人的士卒，是火攻的第一。吳起道：「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後漢蜀主昭烈伐吳，依茂林結營，連續不絕。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道：「敵寨相連如鎖，攻之徒傷士卒耳。」遜道：「吾已曉破敵之術矣。」於是命兵士各持茅草一把，統率諸軍，同時縱火，斬蜀將張南馮習及蠻王沙摩柯，破四十餘營，死者萬餘，軍資器械殆盡。昭烈就殞於白帝。又班超出使西域，到鄯善。適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於虜營，約以見火起將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親殺虜將三人，餘衆都被燒死。

二曰火積，

焚敵人的積聚，使敵人糧餉缺乏，是火攻的第二。所謂「軍無委積則亡。」

「孫子已在軍爭篇上論過。漢高祖與項羽相持於成皋，爲羽所敗，於是北渡河

，得張耳韓信，整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入楚地，燒其積聚，楚軍就缺乏糧食。又隋文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道：「江

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

，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文帝用了他的計策，陳就因弊而

亡。

三曰火輜，

焚敵人的輜重，使敵人器用不供，是火攻的第三。所謂「軍無輜重則亡。」

「孫子也在軍爭篇上論著。漢末，袁紹與魏武相爭，許攸見袁紹不能任賢用能

，就投降魏武，獻計道：「今袁氏輜重有萬餘，袁治軍不嚴，賢才不用，今以

輕兵襲之，焚其積聚，不過三年，袁氏自敗。」魏武大喜，立選精騎五千，都用袁氏旗幟，銜枚秣馬，東薪從間道而入。有人查問，答以袁公恐曹軍抄掠後軍，所以遣兵益備。聞者信以爲真。既至，就縱火，營中驚亂，乃大破袁軍，而輜重亦全數被焚。

四曰火庫，

焚敵人的府庫，使敵人財用不足，是火攻的第四。所謂「軍無財，則士不來。」若是我見敵人有必愛之物，亦可以用火攻之。因爲敵人見焚其所愛，必欲出救，我既可以火攻分其勢，而又在不測之間撓其心神，自然可以破軍殺將。

五曰火隊。

隊是隊仗，就是軍械。焚敵人的軍械，使敵人缺乏戰具，是火攻的第五。

所謂「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杜牧以爲「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是誤解孫子的本義。

行火必有因，

行火必定先獲其因。或者因奸人的內應；或者因天時的乾燥；或者因敵人依旁草莽林木結營；或者因敵人積芻聚糧，居近茅竹；以上都是行火的機會。

煙火必素具，

貯火的器具，燃火的草料和油類，須要常常備好，以便伺隙而動。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等，都是火具。」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發火不可妄發，須要伺候適當的時日；並且和約定的時日不可差忒；因爲一有差忒，非但不能相應，反被敵人窺破玄機，攻我的不料。

時者，天之燥也；

天時乾燥，容易引火燃燒。所謂「旱熯易燎。」

日者，星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起風之日也。

箕、壁、翼、軫，都是二十八宿之一。箕是夏至節子初三刻十四分之中星，亦叫龍尾；壁是秋分節子正初刻之中星，亦叫東壁；翼是驚蟄節子初三刻五分之中星；軫是春分節子正初刻十分之中星；翼軫二星，亦稱鶉尾。宿在箕、壁、翼、軫的值班，必多風，可以行火。蕭世誠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又占風法：「取雞毛若干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見風來自何方，就自何方起火，我當攻其上風。現代科學昌明，用風雨表以占風雨，更加準確而有把握。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凡用火攻，必須因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等的變化，以兵因其勢而接應他。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凡用火攻，是要驚亂敵人，不是專靠火力敗人。所以火在裏面發動，我的兵應當早在外面接應；表裏齊攻，敵人自然無法可以抵禦。

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

原本火發下無而其二字、今從通典補、

在火發的時候，而敵兵一些也不驚亂，必定是走漏了消息，敵人已有準備，攻他必反中他的奸計。所以遇到這種情勢，切不可攻，宜堅壁自守，以待敵人之來。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火力已盡，敵人還是不亂，亦不見他有甚麼方法來對付我，仍舊不可以攻。

他：見他一亂，就立刻可以攻；然而一面仍欲防他的反計，必須固我的後防。如此方能不失。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火不必一定發在裏面，也可發在外面，遇有機會，就可應時而發。漢末，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甚恐慌。嵩召將吏道：『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那一夜，果然大風，嵩就約束軍士，都束苴乘城；又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亦舉火相應；嵩擊鼓奔入賊陣，賊兵驚亂逃命，就大破黃巾，非但解長社之圍，而賊勢也就從此一蹶不振了。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舉火的時候，必須在上風縱火。譬如在冬天，當然是西北風最多，而亦最

大；我就應當在西北縱火，隨火勢從西北攻入；若是火發西北，而攻其東南，非但我與敵人同受其災，且敵人在下風逃命，必出死力與我決戰。隋時，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賊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火發之後，忽然迴風反燒，元進的兵卒，都被焚死。

晝風久，夜風止。

風晝起而夜息，夜起而晝息，是當然之數。所以起火當在起風之初，不可在風的末尾；而亦當知風的長短，以定攻的時間。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不可但知以火攻人，也當防備敵人用火攻我。在用兵的時候，常常占起風的日期，若知風信，須嚴加防範。梅堯臣道：「數星之躔，以候起風之日；然而發火，亦當有防其變。」

故以火佐攻者明，

用火助攻，容易取勝，誰都可以明白。

以水佐攻者強。

利用水勢，可以分敵人的兵力；敵人之力量既分，那麼我的兵力當然可以強了。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水可以絕敵人的糧道，絕敵人的救援，絕敵人的奔逸和衝擊，而不可以久奪險要和積聚。不若火的爲用，能燒燬敵人的輜重軍械，消滅他的實力，可以爲我滅亡。所以韓信決水斬龍且，不過得一時之勝；魏武焚袁紹的輜重，致紹因此滅亡；水攻的不及火攻，於此可見。然而現在稱霸於海上的，對於海戰的計畫，亦非常重要。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戰攻的所以能够必勝必取，是得到水火之助；水火的所以能够破軍敗敵，是在得士卒的用命；戰勝之後，若不賞勞軍士，就以後非但不肯出力，且必怨其將帥，這是取凶之道；若是一到財竭師老，終不成事，豈不是徒然耗費國帑，稽留時日呢？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黃石公道：『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爲用。』所以元首不過謀慮軍事之始，至於克敵賞功的事，完全是將帥的專責。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兵凶戰危，不可輕舉。所以不是救民不用兵，不是救國不用兵，不是伐叛

不用兵，不是欲貫徹革命的主義不用兵。若是爲攘奪權位，爭奪地盤，不惜陷人民於水火，不惜陷國家於淪亡，輕啓兵端，結果必不見容於人民，亦必不見容於國家。呂不韋道：「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現在外寇日逼，正是不得已的時候了，正是危急的日子了，爲何^{對外}不準備用兵呢？_{對內却仍作調停之舉}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若是因怒而不惜孤注一擲，亡國可以立待。孔子道：「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像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知息之必亡。我們現在要戰勝日本，徒恃血氣之勇，決難成功，必須遵照孔老夫子教我們的「好謀而成者也」的一句話去做，那麼才有戰勝的希

望。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將因忿而出戰，結果必定要失敗。若是敵人激我，我能泰然處之，一面激發士氣，一面用奇謀制敵，自然必勝。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凡是興師動衆，不可以因一人的私怒而輕舉，必須要合全國人民的公意；而亦當顧全利害之所在；有利則興，無利則止。尉繚子道：『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用兵的道理，不可以不慎！勝敗的關係，小則割地賠款，大則關係於人民的死生，國家的存亡。我國自從鴉片戰爭失敗以後，迭受異族的侵凌，就失去

立國的資格，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呻吟於帝國主義者侵略壓迫之下，已一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中，不知受了多少的恥辱，遭了多少的慘劫。講到他的起因，全在清帝的昏瞶，清吏的庸懦，以致鑄成了這個大錯。我們現在要對付強暴的帝國主義者，我始終服膺孫武子「上兵伐謀」的一句話，及孔老夫子「好謀而成者也」的一句話。若是不謀而戰，再蹈亡清的覆轍，那麼前途一定不堪設想呢！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元首能慎於興師，慎於任將，是安國的道理；將帥能深謀遠慮，戒於輕戰，是全軍的道理；既能安國全軍，國家自然隆盛，彼帝國主義者，雖存覬覦之心，亦何敢越雷池一步呢！

孫子與現代

用間篇第十三

用兵貴速不貴久，是孫子論兵的主旨。要收神速之效，以火攻爲最；要用火攻，非先知敵情不可；要知敵情，非深知用間之道不可；所以用間篇又次於火攻篇。

用兵之法，惟用間最爲深微奧妙。所以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因爲聖人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他們的舉止，非常人可以察覺，能够隨機應變，用事權來收用間的效驗。

孫子論兵，以計篇始，以用間篇終，其主旨在先發制人，未戰先勝，實含非戰主義於兵法中。但後世的人不察，必欲爭勝於鎗礮白刃之間，置人民流離

國家危亡於不顧；推原其始，都是未能瞭解孫子論兵的主旨所致。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原本作出兵千里、今從

滄芬樓嘉

靖本訂正

古時井田之法，八家爲鄰，一家從軍，其餘七家，都要奉養他；而爲之運輸糧食，奔波於道路之上；所以興師十萬，就有七十萬家輟其耕作。這層意思，孫子已在作戰篇中詳舉久兵之害；而有成亦於是篇痛論久兵之弊。孫子於本篇之首，重陳其義，是極言久兵的不利於國家。奈何後世的武人，不知救國救民而鞏固國防，却用之於爭權奪利，連年自相殘殺，弄得民窮財盡到這步田地

呢？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

舉兵於疆場之上，相守數年，弄得四民失業，國家財竭。這層到不去顧慮他，而却愛惜爵祿百金的微賞，不用間諜去偵知敵情，以求速效，這真是不仁之極。後世的武人，每喜延長戰事，攫取民財，以鞏固個人的地位，不顧搖動國本，不知究具何種肝腸？

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

這種不仁之人，非人民的軍隊，非國家的將佐，非致勝的福星，現在既許我們人民有直接民權，萬萬不可再使這種不仁之人，忝居將帥之位，致吾民吾國於萬劫不復。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國家的舉兵，必不妄動，動必勝人；將帥的謀勝，必不苟功，功必出衆；他所以能够勝人出衆，惟在先知敵情。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取於鬼神，就是祈禱扶乩的一類。用兵而欲取知於鬼神，非但不能收效，且必疑惑軍心。上文已經論過。

不可象於事，

象於事，就是以抽象的心理，擬於相類的事。用兵決不是用抽象的心理，可以斷定敵人的動靜的。

不可驗於度，

驗於度，就是以丈尺去度量長短闊狹，及遠近大小。人情的真偽，難道也可以用丈尺去量得出嗎？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鬼神、象類、度數，都不能推測敵情；惟有用間，可以詳知敵情。

舉賢才，書曰
之道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先總舉間的名目，至下文分別詳論。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爲神紀，人君之寶也。

能够五間循環而用，就敵人不能知道自己情洩形露的道理，真可稱爲神妙的綱紀。國家有如此的將才，凡有戰事，必能於最短期間解決，自然是國之至寶了。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敵國的鄉人，必能深知其本國的表裏虛實。我用厚利去撫慰他，使他做我的間諜；或者利用他國內黨人，我幫助他革命，他們一定樂爲我用；並且用他

的鄉人做間諜，敵人決不容易察破。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敵人的官，有的賢而失職；有的過而被刑；有的寵嬖而貪財；有的屈在下位而怨忿；有的因為不用其謀，故欲使他失敗，以顯出自己的材能；有的反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這種人，我都可以潛通音問，厚貺金帛，和他結交，求他國內的實情，察他謀我的計畫。並且可以用他離間上下，使之自相攻擊。我就可以從中取利。鬼谷子道：「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就是內間的一法。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敵人使間諜來窺探我的軍情，我就假作不知的樣子，藏真露偽，使他回去報告，墮我的計中，就敵人的間諜，可以反而為我所用了。至於說用厚賂結交

他，使他反爲我用，恐怕不十分靠得住，此計不可輕用！如果中了他反間之計中的反間之計，那麼就要「賠了金錢又折兵」呢！鬼谷子道：「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以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這是反間的妙法。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通典作而待於敵間，今據涵芬樓

嘉靖本

訂正

我詐立事跡，命間諜將詐跡去投誠敵人，使敵人深信我間諜的話；及舉兵之日，我的進兵計畫，却與間諜所報的，完全不符，那麼我的間諜，必不能生還，所以叫死間。然而我的計謀，一定可以成功。

生間者，反報也。

選擇賢能才智之士，詐與人親善，察他的動靜，獻以反計，使他信服，然

後回來報告行計的情形，這是生間。三國時龐統獻連環計，雖以魏武之智，不能察破，可稱得行間之神妙。然而非大有機智的人，決不易作生間。

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

原本作三軍之事、今據通典、御覽訂正、

對於士卒，固然也當親自撫慰；至於對間諜呢，尤其要腹心相委，使他永不變心；否則一旦反覆，反而洩我的機密，成敵人的反間之計了。

賞莫厚於間，

陳平道：『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照此看來，非用厚賞，不能使間。在用間時，又當許以事成之後，給以高官顯爵，那麼間者自然至死不變了。

事莫密於間，

出我的口，入他的耳，祇有間者和將帥兩人知道；若是事機不密，就反被

敵人所用。張預道：「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鬼谷子道：「故謀必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可見用間的宜於秘密了。

非聖智不能用間，

要能够辨得明白人的邪、正、真、偽，方才可以用間。惟是聖人能無所不通，智者能洞照機先；所以聖人和智者，必能深知間者的性情，可以用必穩，行必成。

非仁義不能使間，

仁者能够固結人心，義者能够激發人心。所以將帥若能以仁結其心，以義激其節，那麼間者必能盡忠，決不被敵人所誘。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通典微妙作微密、今據御覽及涵芬樓嘉靖本訂正。

間者雖不至被敵人用爲反間，然而有時得不到敵人的實情，僅將虛情來

報我。我若能够用淵微精妙的心去詳察，酌其情理，必能識其真偽，不致墮人計中。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我能事事精詳，微之又微，密之又密，那麼敵人的軍情，沒有一件不會不被我察破。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間敵的機密，祇有將和間者二人可知。在間諜未發的時候，忽有人把所定間敵的事情傳聞於外，那麼間諜和聞者，都應殺之以滅其口。王皙道「間敵之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秦用白起爲將，間趙不用廉頗，令軍中道：「有洩武安君者斬！」已發之事，尙不可洩，何況未發的呢？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

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守將，是守官任職的將；謁者，是典客奉賓的將；門者是閹吏；舍人是守舍的人。凡是要潛入敵人軍中去行間，必須要預先察知以上各人的姓名。因爲在用兵的時候，兩方都是關防嚴密，不通姓名；不知姓名，就無由得入；既不得入，如何可以行間呢？

又凡欲擊人的軍，攻人的城，殺人的將，必須先要知道敵國所用的人，其賢愚巧拙如何，我就可以量材應付。好像漢高祖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道：「魏豹的大將是誰？」答道：「柏直。」高祖道：「乳臭小兒，怎能當我韓信。」又問道：「騎將是誰？」答道：「馮敬。」高祖道：「疇！這是秦將馮無擇的兒子，雖賢不能當我灌嬰。」又問道：「步將是誰？」答道：「項它。」高祖道：「項它怎能當我曹參！我還有什麼憂慮。」所以先知敵人的將，就

可先決勝負。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我既知道敵人用間諜來偵我的軍情，就須用厚利結交他，別營館舍留他住宿，稽遲他的時日。因為淹延既久，論事必多；久留其人，極論其事，我就可以在他無意之中，索得他的真情；那麼豈不是就可以成我的反間之計了嗎？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通典鄉間
作因間、

我能善用反間，敵國的鄉人，敵國的官吏，都可以供我驅使。張預道：「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

我能善用反間，就可將虛偽的事，使死間去誑報，使敵人中我誑事的計。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我能善用反間，生間就可以來去如期，行動無阻。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我能善用反間，五間都可以循環相應。間諜的爵賞，固當都應豐厚，而反間的爵賞，尤當特別從豐。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伊摯是伊尹，呂牙是太公。伊尹本是夏臣，太公本是商臣，伊尹相湯，太公相周，運籌決策，平定天下，革命的事業，流傳萬世。伊尹太公，豈可謂之叛主賣國，因為要救國家於倒懸，救人民於水火，不得不擇有德有智的賢主，貫徹他救國救民的宗旨，成他革命的事業。處於現在的時代，我們認明白誰是真正的救國救民者，去擁護他，襄助他，那麼湯武之業，伊呂之功，不難見之。

於今日。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不知敵情，軍不可輕動；要知敵情，非用間不可；要收用間之效，惟有用上智爲間，方能成伊呂的大功。

孫子的論兵，始終以不攻、不戰，取勝於謀算爲主。且以爲非萬不得已不用兵，實爲後世窮兵黷武者的當頭棒喝；而亦爲千萬世無鎗階級者的苦海慈航；他在結尾處，特別的推崇伊摯呂牙，因爲千古以來，得用兵之正的，祇有伊呂的助湯武革命；除湯武而外，都是以暴易暴，徒苦吾民。他何以獨許湯武得用兵之正呢？誰都知道湯武是爲伐暴救民而用兵，是不得已而用兵。孫子的所以獨許湯武，是要後世的人，非至救國救民的時候，不可以用兵；一見國危民

困，當不避艱難，執干戈以成湯武伊呂的功業；他的企望後人，警戒後人，用心如何地切！

到了今日，國家處於列強侵略壓迫之下，已成倒懸之危；擁兵數十萬的軍人，要成湯武伊呂的功業，正在此時！荀子道：『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現在敵人，以暴師加之於我，我以救國救民的義師抵抗他，就是荀子所說的以桀詐堯，我們決不要膽怯！

秋感二首 乙丑八月

友漁

軍閥頻頻鷓蚌爭

風聲鶴淚也魂驚

不堪回憶當年事

把酒難消物外情

檢點秋光事事更

蟲鳴也疑亂軍聲

中原徧地皆荆棘

欲挽天河洗甲兵

孫子與現代

答客問

(問) 孫子論兵，何以開首就說「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而又何以「死生之地，」先於「存亡之道？」

(答) 孫子的論兵，以爲兵凶戰危，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不可用兵。所以五稜之計，以「道」居第一，次以「天、地、將、法。」孟子亦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道。用兵合於道的，全國的人民，自然都歸向他；假使不合於道，全國人民，必定離叛他；人民既已歸向，自然戰必勝，攻必克，將士都能生還，而國家非但可以存，而又可以強。若是背於民意，背於義理，自然戰必敗，攻必潰，將士必死於外，而國家亦隨之以亡。至於說先「死生之地，」後「存亡

之道，「孫子的用意。以爲兵乃國之大事，實爲立國之大經。國家若是忽於國防，輕於用兵，其將士與人民，必被敵人殺死；將士和人民，既被敵人殺死，國家沒有不亡之理。反是，嚴於國防，重於用兵，自然人民可保而生，國家亦可保而存；所以戰爭的生死，必係於國家之存亡。有的人以爲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戰敗於列強者不一次，何以至今尙能立國於東亞大陸？說這話的人，真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但能看其皮毛，不能察其實際。試看中國自屢敗於列強之後，允許外人傳教，允許外人通商，允許外人內河航行權，允許外人鐵道敷設權，允許外人伐木開礦權。文化和經濟，以及整個的政權，都受侵略。就是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已將中國的自由，完全剝奪，以致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從形式上看來，中國尙是一個獨立國，從實際上看來，有一部分的人，良心早被宗教麻醉，認賊作父，甘爲虎俵，已是不可藥救；至於經濟，已被所謂物質文明的國家所吸空，達於民窮財盡的地位；而

政治上，又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照此看來，非但失去自由獨立的能力，實則國雖存，精神已亡。所以我們處於現代，非充實兵力，鞏固國防，用赤鐵熱血和帝國主義者去奮鬥，實在不足以救危亡。

（問）孫子論兵，以計爲先；何以計之外，尙欲佐之以勢？

（答）兵法的五事七計，都是常法；勢是詭道。常法不可變，詭道利在因時制宜，不可先定於廟堂之上。如果依了兵書的常法，就要求勝，正是所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因爲兵法固可以書傳，至於勢呢，必在法外求之。而亦在人之善用其法，以勢佐其成。若是說依了五事七計，必定可以取勝，那麼無論智愚，人人讀了十三篇，就可以做無敵大將了。天下寧有是理？

（問）用兵以伐謀爲上，因爲不必爭勝於疆場之上，就可使人屈服；以伐兵攻城爲次，固然誰都容易明瞭；至於伐交的用智，不亞於伐謀的勝於無形。而何以也

次於伐謀？

(答) 伐人之謀，不費而勝；伐人之交，未勝先費；我揣摩折衝於帷幄繡組之間，以心戰破其未形之策，不煩絲毫之費，而敵人已畏懼降服之不暇，所以伐謀爲上。至於遣使約聘，雖不獻地納款，也當重禮往還。好像日本侵入東北後，我當局祇有信賴國聯，欲使世界主張公理，消弭戰禍；但上海之役，終未能免；而調查團來華時，國家已不知耗去幾許招待費；結果徒博得他「本團祇負調查真相的責任，不負制裁日本的責任」一語。我若先事準備，破敵人的豫謀，何致受今日的戰禍，及耗費招待國聯調查團的一筆大款子呢？

(問) 孫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歷代用兵的，都奉爲金科玉律，以爲是不易的定理。然而六朝時，後魏太武帝命將出師，從命的沒有不勝，違教的類遭失敗。齊武帝任將征討，奉行方便，無往不克，違失指教，都致奔北。以上二事，

豈不是反而御之而勝嗎？

（答）能够知道這個道理，就可以明白孫武的立意。既然是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他的反面，就是說「將不能而君御之者勝」。將帥的智、愚、勇、怯，應當隨器任用。好像魏武帝的御將，必因其才之大小，而任以輕重之職。如張遼樂進等，是守關的偏才，所以合淝之戰，必封以書函，依計而行。夏侯惇夏侯淵有大將之略，所以假以節度，便宜從事。就是能者不御，不能者必御。孫子所謂「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糜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爲覆軍」；惟魏武深得其奧妙。至於太武帝，不過學得魏武的大略而已。時至今日，法紀蕩然，軍人大多目無中央，而中央亦乏統馭的能力。又何怪其時而擁護中央，時而背叛中央，弄得國無寧日，禍患日深呢！

（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究竟是什麼意義？

(答) 守攻之法，必先知自己的能力而後定。我的力量不足以勝敵，自然必取守勢；我的力量勝敵而有餘，自然可取攻勢；當我在不足的時候，須晦聲滅迹，藏形於九地之下，使敵人不知所從攻，方可稱爲善守；我的力已有餘，當若迅雷疾電，壞山決塘，作勢於九天之上，使敵人不知其所守。方可稱爲善攻；這就是有餘不足的意義，而也就是攻守的道理。現代的用兵，誰能定攻守之法於有餘不足之間，攻則敵人無所守，守則敵人無所攻呢？

(問)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何以關係於奇正？

(答) 孫子的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術，獨以奇正可使三軍必受敵無敗，因爲奇正之法最深，而用亦最神妙。所以他又說：「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所謂正合，正、就是主於受敵；所謂無敗，奇、就是主於無敗；以正受敵，以奇取勝。

，這是用兵一定的道理，而亦很是容易明白的事。

(問) 孫子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以獨稱善出奇者，而不稱善出正者呢？

(答) 這個問題問得很對，我起初讀到這裏，也覺得很是懷疑，想來定有闕字。就翻查古本、原本、魏武本、李筌本，以及通典、御覽、涵芬樓嘉靖本，都是這樣，所以不敢補入。凡孫子所稱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始終如日月，死生如四時，其餘如五聲、五色、五味，都是取其相生相變的意義。所以起首就論「以正合，以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難道一奇就可以生變無窮嗎？並且與上下的文義，也不能符合。所以我以為應該改爲：「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那麼與奇正相變的意義既合，而與上下的文義，亦可以相符的了。

(問) 孫子十三篇之法，各依他的篇名立義的嗎？

(答) 孫子的論兵，都是本於篇名立義，未嘗泛濫其辭。好像虛實篇，從頭到尾，一篇的意義，不外乎是虛實之用。其意所至，非實即虛，非虛即實；非我實而敵虛，即我虛而敵實；否則，虛實在敵，我就變虛爲實，變實爲虛；雖周流萬變，總不出虛實二字的意義。至於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必實；趨戰者、勞者，力必虛；致人者，虛在敵，不致於人者，實在我；利之者，役敵使虛；實之者，養我之實；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佚、飽、安是實，勞、飢、動是虛。所謂攻其所不守，就是避實擊虛；守其所不攻，就是措實備虛；敵不知所守，是鬪敵之虛；敵不知所攻，是犯我之實；無形無聲，虛實已極於神妙之境。所謂不可禦者，是乘敵備之虛；不可追者，是畜我力之實；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乘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形人而敵分者，見敵人的虛實；無形而我專者，示我的虛實；所與

戰約者，敵虛無以當我之實；實而備人者，不譏虛實之形；衆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千里可以會戰，是豫見虛實；左右不能相救，是不知虛實；策之候之，形之角之，都是辨虛實的法術。至於所謂得、動、生、有餘，都是實；失、靜、死、不足，都是虛；外以虛實之法惑敵人，內以虛實之法愚士卒，就敵人不能窺我之謀，我的士卒，也不知我制勝之形，就可以稱謂虛實變化的神妙。所謂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就是虛實應從敵情的變化而變化。至於五行、四時、日月的生剋、來往、長短、死生，都是論虛實的不可拘於常法。照這篇的意義類推，其餘十二篇的意義，都可以知道。

（問）孫子謂「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所謂立、動、變，有本末先後的次序嗎？

（答）聖人之道，兵家者流，所論所用，都有先後的次序，不過所尚的不同罷。

了。聖人之道尙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詭詐，而終之以變；孔孟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孔孟治之以義，孫武勸之以利；孔孟於反經合道則用權，孫武以分合爲變。大概本於仁，治必以義；立於詐，動必以利；所以在聖人就稱他權，在兵家就稱他變。因爲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有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這是本末先後一定的次序。今日的治兵者，已否明白本立、治動、權變的道理？

（問）孫武所論，十三篇無一不是法，何以獨於軍爭篇中特別的提出「此軍爭之法也」一句說話來呢？

（答）孫武的論兵，貫乎節制、權變，兩用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應當以奇兵的權變，戰勝敵人。他的論勢，以分數、形名居於前，是自治的節制；

以奇正、虛實居於後，是勝敵的權變；乃是先有節制，而後可以權變。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都是奇正相生，節制、權變先後之術。所謂「鼓鐸旌旗，所以一民之耳目，民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這是什麼法？就是節制自治的正法；不過是用以自治其三軍之衆。未及勝人之奇。至於所謂，「變人之耳目，奪人之氣，奪人之心。」乃是權謀勝敵的奇法。能够節制和權謀兩用，奇正相生無窮，舉軍爭利，自然可以每爭必利，每戰必勝。孫武特別把「此軍爭之法也」一句提出來，是要使後世握兵符的人，先知自治其軍，而後可以用權變取勝。現在的治兵者，應當窮索孫子論兵的用意。

(問) 奪氣而曰三軍，奪心而曰將軍，這是甚麼意義？

(答) 二軍主於鬪，將軍主於謀；鬪必乘其氣，謀必運其心；鼓作奮前，不顧其死，是氣的能力，深思遠慮，以應萬變，是心的運用；奪了敵人的氣，就敵人必

怯於鬪；奪了敵人的心，就敵人必亂於謀；敵人既至下不能鬪，上不能謀，上下怯亂，我自然可以一舉而成了。所以奪氣奪心，也是用兵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問） 何爲用兵的妙法？

（答） 我們看了處事多疑的人，就知處事不疑的人是明；看了當機難決的人，就知當機立斷的人是智；用兵的方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不可決，我能了然胸中，毫不猶豫，就明智過於衆人，必能通於常法以外，得變化之妙。常法所謂高陵勿向，背邱勿逆，有時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有時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師勿遏，有時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有時亦有不闕可追之勝；這就是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覆玄妙之術。惟明者智者，處事不疑，當機立決，而能得用兵之妙。

（問） 孫武論處軍，謂「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說：「凡三軍處山之高，則

爲敵所棲。一難道也是好高的意義嗎？

(答) 孫武的高，不是太公所說的高。太公所說的高，是指絕險而說。他的下文是：『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這種絕險之地，非但無芻牧樵採的利，並且絕出入運饋的路，面面受敵，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生，自然要受敵人棲我的害。孫武所論的高，是假勢利的便，處隆高邱陵之地，敵人來戰，可使敵人受高隆向逆的害，而我就可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的勢；而又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利，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敵人雖有百萬之衆，決難棲我。明孫武好高之利，而不悟太公絕險之棲，不可與譁兵法；知太公絕險之棲，而不通孫武好高之利，也不可與論兵法；必須通乎兩家的學說，方許與之談兵。

(問) 孫子於地形篇中，既詳舉六地的利害，而後面又論將有六敗，這是甚麼

意義？

(答) 後世學兵的，每拘泥勝敗之理於地形。以爲得地必勝，失地必敗。但地形不過是兵之助，而制勝之道，全在將的謀算。太公論主帥之道，說：「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孫子所謂走、弛、崩、陷、亂、北的六敗，都關係於將帥的不能善謀制勝之道，而僅知泥於地形所致。所以勝敗之理，並不關係於地形，而實繫於將的工拙。孫子論六地之後，又論此六敗，是深恐後世的人，但知泥於地形，不計將的工拙，以致受此六敗。這是孫子垂誡後人的深旨。

(問) 孫子所說「兵情主速。」又說「爲兵之事。」情與事的意義，有無不同？

(答) 凡是蘊藏於中，不可揣測的是情；見於施爲，成功於外的是事；情隱於事之前；事顯於情之後；這是用兵之法，隱顯先後的不同。所謂「兵情主速，」是我的所由所攻，必出於敵人的不虞不戒；我能以神速的兵，出於敵人的不虞不戒，情的秘密不露，雖智者深間，不能窺測。至於所謂「爲兵之事，」是在敵情既露而可知，敵形已顯而可乘；我見敵人的情形顯露，就可并敵殺將，使敵人陣不得戰，城不及守，因爲敵人的敗事已彰，而我就可以成事於外。情和事的隱顯先後，絕然不同。

(問) 「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洳^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何以既述於軍爭篇，而又重言於九地篇？

(答) 這三樣，乃是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的法術。因爲軍爭之法，以變迂爲直，後發先至爲最要；九地之利，以爲客深入的利害爲最大；不知此三法

，怎麼可以舉兵？我既欲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生地，入迷途，若不得鄰國交援，爲我引軍；不明山川、林麓、險阻、沮澤之形，爲我標識；不求鄉人爲我前導；必至動而必迷，舉而必窮。所以要爭迂直之勝，得深入之利，必須深知此三法。孫子把他並列於二篇，不無深意。

(問) 何爲無法之賞，無政之令？

(答) 凡是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都有常理。若用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建敵，因利制權，那麼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因爲常法之賞，不足以用衆；常政之令，不足以疑敵；所以賞可有時不拘，令可以有時不執，這就是所謂將軍之權。至於進有重賞，有功必賞，這是賞的常法；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這就是無法之賞。先庚後甲，三令五申，這是令的常政；李愬的襲元濟，初出時，衆請所問，令東六十里止；既至，又請所止，令

入蔡州，這就是無政之令。

〔問〕 孫武稱用間使間，聖智仁義，是甚麼意義？

〔答〕 用間是用間的道理：或者因事而用間，或者因權而用間，不必使人。聖人無所不通，智者深謀遠慮；既有聖智之明，自然可以用事權間敵。使間是使人爲間的道理：在使間之初，將與間，彼此都是相疑，將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將有害己之謀，所以不是用仁恩，不足以結間者的心，不能義斷，不足以決自己的疑。將不疑間，間不惑將，然後可以使他出入於萬死之地。這是聖智用間、仁義使間的道理。

〔問〕 伊摯呂牙，誰都稱他爲古之聖人。而孫子所謂，差不多把他倆列於間者之流，難道間者可以與聖人並尊嗎？

〔答〕 古人的立大事，成大業，未嘗不守之以正，行聖人之道。正道既一時不

能行，亦未嘗不可以假權以濟道；事業既至於用權，就何所不可爲？但處之以道，而卒反之以正，那麼權亦無害於聖人之德。在兵家稱他爲間，在聖人就稱他爲權。商湯如果不得伊尹，就無從知道夏桀的惡；伊尹不在夏，就不能成商湯之美。周武不得太公，也無從知道商紂的暴；太公不在商，也就不能成周武之德。湯武沒有他們兩人，怎能應天順人，立弔民伐罪萬世不朽的大功呢？所以聖人處之有道，歸之於正，就稱之爲權。兵家者流，不能合道，而入於詭詐之域，就稱之爲間。所謂以上智成大功，就是伊呂之權。權與間，名雖異，而實則同。

(問) 孫子爲甚麼把用間篇列於篇末？

(答) 用兵之法，惟用間最爲深微奧妙，不是一言可以盡其意。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就是極言其難的意思。孫子以十三篇進吳王，是要把他所著的書，教闡閭知兵。凡是教人之法，應當自淺而入深，自易而至難，

先明而後幽，依照次序漸漸的引導，方才可以使學者不惑，而至於成，所以起始教以計、量、校、算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等術，再至於行軍、九變、地形、九地、火攻等法，諸法皆通，然後可論行間之道。所謂教人之始，務使明白易曉，而漸漸導之入聖智微妙之境，方可稱爲良師。有人說，廟堂決算，並不容易，何以列之於始，而不列之於終？但計的所謂難，不過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惟敵人之情最難索，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知之必在間。因爲計必待情而後校，情必因間而後知，當然間深於計，計淺於間。古人著書的微旨，不是常人可以察出。

仇國天長節黷武主角忽遭韓人狙擊我國
不能乘此難得之機會驅逐狂寇出境反而
遣使慰問委屈求和實爲可歎

友漁

蠶食鯨吞禍百端

博浪一擊有三韓

愧吾中國無男子

城下乞盟作好官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出版

孫子與現代全一冊

實價七角五分

著者

無錫許有成

校閱者

黃巖方策

發行者

杭州健社

印刷者

上海中新印書局

代發行者

上海世界書局

杭州六藝書局

分發行者

上海各省書局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452B

